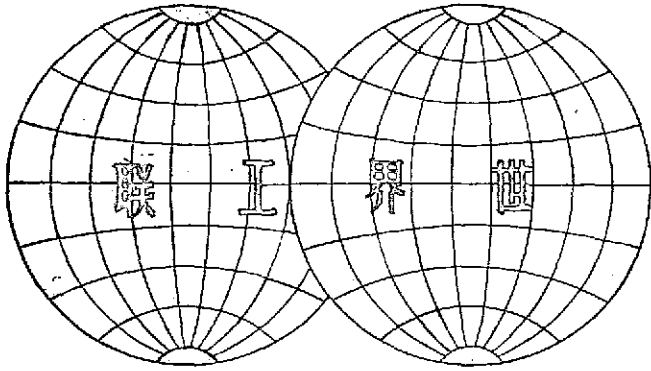


工運叢書之十



中華全國總工會編

亞洲
澳洲
各國
工運
介紹

工人出版社印行

556.7
454-0

亞 洲 各 國 工 人 介 紹
亞 洲 各 國 運 送 工 人 介 紹

中華全國總工會



3 0660 4153 8

工人出版社印行

亞洲
澳洲
各國
工運
介紹

譯者 中華全國總工會

出版者 工人出版社

北京西便門胡同三十號

發行者 工人出版社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出版（一六〇〇〇）

本書材料除最後兩篇係譯自桑頓及維克列馬沁格在
世界工聯第二屆代表大會所作之報告外，其餘關於亞洲
澳洲各國工會及工運之介紹，均係根據一九四九年四月
世界工聯所出之『世界工聯活動報告』之英文本譯出。

目錄

各蘇工會的工作	一
朝鮮工會組織	一八
日本工會組織	二八
菲律賓勞工組織大會	四二
李馬來亞工會聯合會	四八
全印尼中央工會組織	五二
越南工人聯合會	七一
全緬工會大會	七五
錫蘭工會聯合會	七九
印度工會組織	八二

伊朗工會聯合會中央理事會	八九
敘利亞工人大會	九八
黎巴嫩工會聯合會	九九
巴勒斯坦勞工聯盟	一〇一
全塞浦路斯總工會	一〇二
澳洲工會理事會	一〇六
新西蘭總工會	一一二
桑頓在世界工聯第二屆代表大會所作關於澳大拉西亞工運情況之報告	一一五
維克列馬沁格在世界工聯第二屆代表大會上所作 關於各殖民地與附屬國的工運情況之報告	一二五

全蘇工會的工作

全蘇聯的工會擁有二八·五〇〇·〇〇〇以上的工人和職員。

工會是按產業機構為基礎而組成的，這就是說，每一單位的所有工人成立一個工會。

最近，很多性質相同的工會合併成了單一的產業工會，因此這種工會的會員較多，擁有的力量也較大。團結在一起的工會很可觀地加強了區，省以及各共和國委員會，於是提高了幹部的水準，改善了中央委員會對於地方工會組織的實際幫助。自從這種合併實行以來，目前在蘇聯共有六十七個工會。

共和國委員會及區和省的委員會大約共有三千個，在總的基礎上統一同類性質的工會。

依照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第十九屆全體大會的決議，在一九四八年十月至十二月間在共和國以及各區和各省內召開各工會之間的會議，在廣的基礎上統一各不同產業部門的工會理事會被推選了出來。

工會理事會的委員人數視共和國工會，區工會，和省工會的會員人數而定，在十九人至五十三人之間。理事會選出主席，副主席，書記各一名，和主席團團員；或選出七人至十三人的領導。

工會理事會保證實施適用於所有工會的措施，又保證共和國，區，和省各工會所共通的爲完成並超過計劃而發展的社會主義競賽的配合活動，不斷地改善工人們的生活條件，推廣並普及工會方面的經驗，指導工會間的文化 and 體育的團體。

例會每兩年召開一次，這個會議聽取並且討論工人組織和監事的工作報告，同時並選舉中央委員會和監事。中央委員會的組成人數按各特殊工會的會員人數而定，在二十五人至五十三人之間。中央委員會每年召開三次至四次會議，他們選舉中央委員會九人至十五人的主席團，以及委員會的主席和書記；組織和管理的領導機構是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由全國工人代表大會中選出。

下次全國代表大會將於一九四九年四月中旬在莫斯科召開。

參加代表大會和會議的代表及以執行委員是用秘密投票方式選出的。全國代表大會選舉全蘇中央工會理事會和監事，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的全體大會選舉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的主席團和書記，這種全體大會每年召開兩次。

蘇聯的工會担负着大量的工作，這工作包括全國政治經濟生活的各方面。

工會組織在大批的積極工人協助之下，在羣衆中執行一切工作。積極工人人數年年增加，因為他們獲得了社會政治及組織工作的經驗，並提高他們的政治學識的水平。在積極工人中間，工會組織有大约百萬個地方分會的組織者，一百二十餘萬保險代表和福利檢查員以保護勞動者，有百萬以上工資委員會的委員和兩百萬以上的自願社會工作者，他們處理着生活狀況的問題。

社會主義的競賽

社會主義競賽的問題在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各工會理事會中央委員會，和一切工會組織的工作中都佔重要的地位。

工廠和作坊的委員會以及車間事務員幫助競賽者定出他們的目標，總結社會主義競賽的結果和傳佈生產佔居首位的工人的經驗。他們爲這個目的而創立「斯達哈諾夫」學校，組織在社會主義競賽中帶頭工人的演說和討論，用工廠的報刊，標語，無線電來傳佈「斯達哈諾夫」式的經驗，以及出版斯達哈諾夫工人的著作，勞動報經常刊載「斯達哈諾夫星期二」。這種發動已被許多共和國，區，省和縣採用了。

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和各工會中央委員會與政府各部經常在一起總結全蘇社會主義競賽的結果。在各共和國和國中，工會理事會與共和國政府各部在一起作競賽結果的總結。每一季競賽勝利者獲得一千多面『紅旗』和兩千五百多獎金，『紅旗』由勝利者保存一個時期。

大量生產工作的最有效方式之一就是生產會議，生產會議吸收廣大的工人羣衆直接參加社會主義的建設。

成千成萬的工人們參加生產會議，一九四八年在工業，運輸，建築，和農業及各企業召開了兩百多萬次的生產會議。在這些大會當中，通過了四百多萬個以改善生產爲目的的決議，其中大多數都實行了。

工人，工程師和技術人員以及職員，對於他們企業的最有效的可能工作和最高勞動生產力表示着莫大的關心。參加大會者提出具體的實際的意見，以免除在生產中的缺點，克服阻礙，改善生產的品質和減低成本。生產會議頗有助於傳播生產創造者的經驗。他們供獻給工廠大量的運轉方法，生產的自動方法，金屬的迅速熔解和冶金方法以及其他進步的方法。

生產會議很注意合理化者和發明家，他們進行着鬥爭反對那些領袖的死板態度，擱置有價值的提案的實施。

工會還有一件重要工作，即有關於集體合同的簽字和實行集體合同的日常監督。

一九四七年各產業單位，運輸系統，和建築業的工會組織，簽定了二萬五千以上的集體協定，出席的工人有百分之八十八到九十七都詳細研討了這個問題，並且作了八十八萬次以上的演講。

一九四七年集體協定運動中提出的建議有七十萬個以上，在一九四八年超過了一百萬個。幾乎有一半都是關於改善勞動組織和工資，笨重工作以及需要大量人力工作的機械化，技術過程的完善，和安全技術的改進。提案的很大部分都已經在運動進行的時候實行了。全體工人的百分之九十參加了會議來討論檢查一九四七年所簽訂的集體協定的執行結果。

工資

偉大的社會主義十月革命（一九一七年）勝利以後，生產手段私有權消除以後，失業在蘇聯被完全消滅了，失業的原因再也不存在了。

工作權利，在蘇聯憲法第一一八條的規定是：

『每一個蘇聯公民都有工作權利，那就是說：他被保證有工作可做，並且按照工作的質量獲得報酬。』

工作的權利是由社會主義的國民經濟的組織，蘇維埃社會生產力的不斷增加；經濟危機

可能性的壓制和失業的消除所保證着。

蘇聯公民的工作權利與他們獲得工作報酬的權利是緊緊聯繫在一起的。按每人所做工作的質與量給予報酬這一原則，是與蘇維埃社會的基本利益相符合的，也是與個別工人的利益相符合的。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和各工會中央委員會，在改善工資的組織中起積極作用。工會進行反對平均主義的鬥爭，目的在於建立一個報酬方式，這個方式分別處理熟練工人和不熟練工人，笨重工作和輕鬆工作，並且使工人有興趣於不斷的提高勞動生產力。

工會一貫地爲了提高工人的工資水準而工作。

工會在保護勞工和安全措施方面的工作

蘇聯國家表現出對各部門工人健康的關心，用在保護勞工的大量資財，和經濟機關和工會有系統的創設在生產中工作安全的環境大大地減少了意外事故。在最近二十年中，意外事故已減少了三分之二，同時在有些工業部門中——機器製造，冶金工業，化學工業——則減少了四分之三。

蘇聯工會執行社會和國家管理的勞工保護法的實施。國家管理就是由工會中央委員會實行一種技術檢查制度。社會管理是由積極的工人運動者去實行的——包括屬於工廠和地方委

員會以及福利檢查員的各勞工保護委員會的委員共有九十萬人。

蘇聯工會中央理事會爲了保障勞工設有五個科學研究機關及十二個實驗室，其工作是研究安全設備，工業衛生和通風及光線的理論與實際。這些機關協助各企業定出並且實施更健全的工作條件的辦法。

對工人及職員的物質情況及日常必需的改進的關注

職工們生活水平的提高首先是依靠增加工資的，而工資在蘇聯是不斷地在增加着。

不過，還應當指出：蘇聯工人的物質狀況不是僅僅靠工資來決定的，除此以外，還有國家支出中關於生病期間的補助，懷孕及分娩的假期，免費教育，免費醫藥補助等等項目。家的這額支出使工人的實際工資增加了三分之一，而且是每年都在增加着。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國家實行貨幣改革，廢除配給制，再加零售物價一律減低，大大地提高了人民的購買力。由於這些和工資提高的結果，工人的實際工資在一九四八年平均都提高到了在一九四七年水平的二·五倍，人民對消費品的需求也在逐步提高。

這一點可由下述的事實證明：一九四八年售出麵包與一九四七年相較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六，糖增加百分之二百，糖漿百分之四十五，棉織品百分之四十五，鞋襪百分之四十五。

由於一九四九年三月一日零售物價再度削減，蘇聯人民在這一年間獲得了七一〇億盧布。這就是說由於物價的新的降低，盧布購買力很可觀地提高了，同時也就提高了工人及職員的實際工資。

房屋建築的增加是蘇聯人民生活日益增進的一個明證。在蘇聯，千百座設備齊全的新市鎮和工人住宅區都建設好了。

即便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房屋的建築也沒有停止過。戰後五年計劃期中，預算要以四二〇億盧布用於建築房屋。這數目是第三個五年計劃中的二·七倍。在戰後五年計劃的三年中，市鎮和工人住宅區的房舍，建築及修繕的總面積已有五千一百萬方公尺。

蘇聯國家也用各種方法去幫助自行建築住所的工人和職員們。個別的建屋者被允准永遠享用地基，可購得建築材料，獲有運輸的幫助。個別建築房屋的五年計劃已經在三年多一點的期間內實現了。

蘇聯工會中央理事會極為注意房屋建築以及進一步滿足工人職員們日常需要的問題。工會組織在無數積極工人協助之下，實行改進工人及職員們的居住和生活環境。工廠委員會的「居住生活環境調查團」一共有六十五萬團員。

社會保險

社會保險的費用完全由國家負責。在提高蘇聯每一職員及工人生活標準上，社會保險起着很大的作用。工會採用幾十億的社會保險預算以滿足工人們各種形式的物質與文化需求。

社會保險的行政，完全由工會組織管理，所以是根據民主的原則的。屬於工廠和地區委員會的有社會保險理事會，屬於作坊委員會的有社會保險組。保險代表和理事會及作坊保險組人員，一共超過一百二十萬人。

工會組織最重要的任務便是爲防止與減少病患，減少意外事故而鬥爭。

蘇聯、埃國家支出無數的金錢在醫藥，衛生和預防措施上面，擴大了醫藥設備網。醫藥機構的數目在一九四八年超過一九四〇年數字的百分之四十。

因爲工人幸福不斷的增加，因爲保健機構和工會實行了衛生預防措施，工人及職員們的疾病年年都在減少。一九四八年比一九四七年降低百分之一〇·六，現在則比戰前更低了。

在蘇聯國家，婦女和兒童尤其得到照顧。國家撥出大筆款項從事建設和維持產科醫院和兒童機關。

工會經常都在關心兒童，都在組織兒童的娛樂。一九四八年有四百萬兒童被送到工會和

其他部門的先鋒營中去，而在一九四〇年期只有一百五十萬。一九四九年正計劃在假日送五百萬兒童去。

在組織工人知識分子到療養院和休息所去醫療和休息這一方面，工會也做了很重要的工作。工會在一九四〇年有十八萬五千處療養院。

德國法西斯侵略者嚴重地損壞了療養院和保健休息設備，有八百多所最好的工會托兒所都被他們破壞了。戰後五年計劃中，工會將要恢復大多數的療養院和休息所。

一九四八年工會送了大約二百多萬人去療養和休息，工人和職員們到療養院和休息所去只出百分之三十的費用。在許多情形下費用是完全包括在社會保險基金之內的。

提高工人的文化水平

工會每天都要從事於在工人與職員中間傳佈政治和科學知識的工作。

在社會主義建設的期間，蘇聯的文化狀況起了根本的變化。在革命以前的帝俄時代，男子識字的不到百分之四十五，女子識字的只有百分之十二·七。今天蘇聯早已掃清了文盲，她已成爲這樣的一個國家：七年的普及教育已經成功地實施了，高等教育所佔比例之高，是聞所未聞的。

蘇維埃社會主義經濟和文化的巨大成長，使工人階級的政治，一般教育，以及技術水平大大的提高了。

一九四〇年創辦的國家勞動後備軍的訓練是一項重要的經濟和政治的措施，對於爲工業保證解決熟練幹部的問題很有貢獻。千百所職業學校，工廠學校，在國家的資助下訓練年青的人們成爲熟練的工人，到現在，勞動後備軍的學校網已經訓練了大約四百萬熟練工人。

工會大大地幫助了訓練勞動後備軍。工廠和地區委員會積極地參加了各種企業中生產訓練的組織工作，並且採取步驟改進各種課程，學校以及學術團體。

判斷這一工作的範圍，應當提到五年計劃中規定要利用課程，小組和在工作地點的個別指導訓練七七十萬工人，及提高一千三百九十萬工人的素質。這計劃正在順利地完成中。

使婦女參加有益於社會的工作，這是蘇維埃文化成長的進一步的證明。

在一九一七年，蘇維埃國家廢止了使婦女遭受痛苦的不平等的權利，宣佈並且建立了男女的平等。蘇維埃婦女的權利在蘇聯憲法第一二二條上明確地規定着：『蘇聯的婦女在經濟，公共文化，社會和政治生活的各個部門都和男子享有同樣的權利。』

這些權利的實現獲得了保證，因爲婦女獲得了和男子同樣的工作權利，因爲向婦女保證了工作的酬勞，休息，社會保險和教育，國家保障母親和兒童的利益，孕娠時期內照給薪

津，衆多的產科醫院，托兒所和育嬰堂。

在蘇聯，婦女在國民經濟的每一部門都有工作的可能性，而且事實上也在工作。高級專家中有百分之四十四是婦女。教育團體中有兩百萬婦女。二百三十七位婦女由於在科學，技術，發明，文學，藝術各方面的主要工作而榮膺斯大林獎金，二百七十七位婦女被選爲蘇聯最高蘇維埃的代表，一千七百七十多位婦女被選爲各加盟和自治共和國最高蘇維埃的代表。許多蘇聯的婦女都在政府中居重要的地位。差不多有五十萬個婦女被選爲地方蘇維埃的代表。

在工會領袖中的婦女代表數比例如下：在作坊和地方委員會中佔百分之四十六，在區，縣委員會中佔百分之五十六，在中央委員會和全蘇工會中差不多佔百分之三十五。

工會和其文化機關的政治教育工作和羣衆文化工作全力從事於更進一步提高工人階級政治，文化和技術水平。

工會大約有八千所俱樂部，文化宮和文化室，八千多個圖書館，大約有七萬多娛樂中心，五千多個電影放映機。德國侵略者嚴重地損害了各文化機關，工會的文化機關也沒有倖免。戰爭結束時，工會只有大約三千個俱樂部，二千八百個登記過的圖書館和二萬三千個娛樂場所。

在過去幾年中，工會的文化機關大半都已恢復了。

工會的羣衆文化活動在過去幾年中達到了更廣大的範圍，思想的水平提高了。工會組織及其文化機關系統地實施了有關政治的，普及教育的，技術的講座和報告，組織晚會以便在生產中有新創造的人們交換經驗；組織幹部工人和年青工人間的集會。在許多俱樂部中，生產技術局正順利地發揮着作用。

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和各工會中央委員會現在更加努力地以蘇維埃愛國主義和對社會主義祖國利益的虔誠的精神來教育知識分子。爲知識分子所設的工會俱樂部中，創辦了許多夜間大學以學習馬列主義，參加者有五萬人，代表着蘇聯各種的知識分子。

個人的藝術活動在工人教育中頗佔地位。工會組織做了許多工作，並利用閒暇時間提高工人職員們的思想意識和藝術水平。目前約有一百五十萬工人運動者和家屬參加了九萬五千個戲劇，合唱，音樂，舞劇以及其他藝術團體。這比一九三九年要多四十萬。一共有五百萬人參加了俱樂部各方面的活動。

工會以大筆的款項用在政治教育和羣衆文化工作上。一九四九年工會的預算，用於文化工作的有十七億盧布。此外，工會經常自國家領得恢復文化機關，修繕添置設備的補助。一九四五年來，工會已經領到了十五億盧布以做文化機關，體育機關和旅行場所的恢復，修繕

和添置設備費用。

爲了提高工會領袖們的思想意識，理論，和實踐的水平，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共有六個學校，有一〇五〇個學生，每年有七百工會領導者畢業出來。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和各工會中央委員會組織的函授網也達到了訓練幹部的目的。

此外，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也在工會大樓爲各工會中央委員會的領袖們組織了一系列的會議，還編輯報紙，雜誌和一份公報。

體育及運動

工會做了許多工作以建立體育及運動的物質與技術基礎，目前工會有四千多體育場，體育館，操場，海濱浴場和滑雪站。

工會的體育組織數目增加了。參加體育和運動的人數幾乎兩倍於戰前水準。運動俱樂部訓練了五百萬人達到「隨時可以勞動而又隨時可以保衛蘇聯」的水平，訓練出了許多傑出的運動家，其中不乏世界選手和世界紀錄的保持者。工會的運動家在體育的各部門創了十九個新的世界紀錄。

財政方面的活動

工會財政活動的來源是會員按工資百分之一比率交納的會費。每一工會在財政預算範圍以內有完全自主權利。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和工會中央委員會所收到的基金有很大部分是在羣衆文化工作，發展體育運動和以各種方式協助工會會員上的。

戰爭前的一年，一九四〇年時，工會以會員會費的百分之五一。三用來滿足工人職員們文化和日用品的需要，一九四七年用百分之五六。五，一九四八年用百分之六三。八而在一九四九年預算的百分之六四。八都撥出來用在工人職員們文化和日常需要上。

蘇聯工會的國際活動

蘇聯工會全心全意地擁護斯大林和蘇聯政府的愛好和平的政策，這一政策得到全世界千千萬萬人民的同意。蘇聯各工會表示了它們和全世界一切民主工會的團結，全世界民主工會都在呼籲鬥爭，反對資本主義國家由於巨大的備戰支出而使工人們的物質生活標準逐漸降低，並領導鬥爭反對向人民的權利和自由，文化事業攻擊。蘇聯的工會對於爭取和平這一共同目標貢獻了力量。其立場是鞏固工人階級的力量，加強工人階級的團結。因為要使工人

們爭取基本利益的勝利，保證堅支持久的和平最主要的條件就是工人階級的團結。

蘇聯的工會，以及其他民主工會對於世界工聯的創立做了領導的工作。從世界工聯存在的第一天起，蘇聯工會的代代表們，在世界工聯執行局，執行委員會和理事會中曾不斷地嘗試過，現在也還在嘗試着在國際團結，統一和加強世界工聯隊伍的精神下來解決一切問題。

爲抗議狄根和加萊捏造蘇聯工會阻止了世界工聯討論『馬歇爾計劃』，全蘇工會在一九四八年二月底公佈了一個關於『馬歇爾計劃』的宣言。蘇聯工會宣稱已經準備好討論『馬歇爾計劃』，但是英國工會和美國產業職工大會的領袖們拒絕在世界工聯組織內討論，而要建立他們自己的組織。蘇聯工會的宣言揭穿了『馬歇爾計劃』的本質，清楚地正確地列舉了作爲蘇聯工會國際活動的基礎的民主原則。

宣言裏提到：『全蘇工會認爲世界工會聯合會之內工人階級的國際團結是建築在各工會自由志願的合作之上的，工會是工人們的非黨組織，所追求的目標是工人階級生活水準的提高，蘇聯工會因此認爲不可能把非政治性的組織——工會——轉變成爲政治把戲和政治活動的競技場。』

蘇聯工會積極地參與世界工聯的活動，擴大了並且加強了與其他國家工人階級的聯繫。

蘇聯工會和其他各國的工人建立了，且繼續保持友誼的關係，交換代表團，發展通信，

交換消息。一九四四到一九四八年間蘇聯工會的代表團接受各不同部門的工會和各國總工會的邀請訪問了十七個國家。在同一期間內，也有十九個國家的總工會，和各個別工會的代表團訪問了蘇聯。蘇聯工人和其他各國工人間的兄弟聯繫有益於國際團結的加強和全世界工人階級的統一。

蘇聯工會任務是要在將來以一切努力和其他各國的工會發展友誼關係，並且鞏固國際工人的團結。

蘇聯工會的代表們也包括在參加聯合國工作的政府代表團內。正由於有了這一工會代表團，蘇聯在聯合國以及其他各委員會的代表們才永遠是支持世界工聯的要求的。

朝鮮工會組織

在日本統治的三十六年中，朝鮮人民是得不到任何公民或政治權利的，日本的法律不允許朝鮮人民有言論，出版，政治或工會活動的自由。朝鮮工人爲了菲薄的工資，每天得工作十二到十六小時。農民的生活狀況也是同樣的苦，半數以上的可耕地都操在日本人手中，他們用很高的地租把這些田佃給朝鮮的農民，並迫使他們繳付收成量的半數。除此以外，全部人民都負擔了繁重的苛捐雜稅。女人們做男人同樣的工作，但只能拿到男人工資的百分之五十一，社會保險根本沒有，醫藥設備幾乎是不存在的，因此百分之三十以上的朝鮮工人都有肺病，學校則僅是爲日本人的子女設立的，朝鮮人民根本沒有受教育的機會。

一九一八年三月一日，朝鮮國內第一次有大部分工人參加的解放運動遭受到日本帝國主義及朝奸們野蠻的武力壓制，但在一九二〇年，朝鮮工人們秘密地組織了工會。一九二四年，工人和農民的工會把他們的力量，聯合了起來。一九二五年成立了朝鮮全國工會聯合

會，並且領導着爭取滿足朝鮮工人要求的運動。爭取民族解放，要求民主自由，要求生活改善的鬥爭，愈來愈有組織性了。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到一九二九年三月，由運輸工人發動的總罷工，便是朝鮮工人爲求改善生活條件而做的堅苦鬥爭的典型實例。但朝鮮國內的情形仍然如故，並繼續惡化，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朝鮮的光復和日本軍的投降。

日本投降以後，朝鮮的復興，意味着朝鮮工會運動的新生，五百個以上的工會工作者從散佈在工廠中及市鎮裏的監獄內被解放出來，並加入了以前一直在秘密狀態下進行活動的各種組織。在極短的一個時期內，從事抗敵運動的工會工作者，便組織了強有力的全國性工會，並把這些工會聯合起來，成爲朝鮮工會聯合會。

事實上，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到十一月五日之間便有了五十萬不同行業的工人組成了各種產業工會。十一月五日在漢城有代表蘇區和美區所有工會的六百五十名代表舉行會議，成立了朝鮮工會聯合會，選舉了全國代表，制定章程，規定選舉和年會並起草了一全國性綱領。十二月，朝鮮工會聯合會已有了六十一萬二千五百九十個會員，分屬於十七個工會，其中附有二十個朝鮮工聯各都理事會，二百十五個工會分會，和一六九〇地方支會。一九四六年初，朝鮮工會聯合會的會員人數約在七十萬與八十萬之間。

但這道情形沒有繼續很久，當北朝鮮的民主改革促進着工會運動的發展時，朝鮮的反動

勢力——以前與日本統治者勾結，背叛祖國的產業家們！又受到美國佔領當局的寵愛，他們有許多的破壞自由的工會運動的基礎，造成了與日本統治時代相去無幾的局面。朝鮮的工會運動因之走上分歧發展的两條道路，我們將北朝鮮與南朝鮮的工會情形分別作一簡短的報告。

北朝鮮工會聯合會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九日，北朝鮮成立了十五個產業工會，於一九四六年二月三十日舉行了第一屆北朝鮮工會代表大會，大會選出一行政機構，即北朝鮮工會統一委員會。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北朝鮮工會聯合會正式成立。

一九四六年五月，這一工會組織已擁有二十七萬會員。一九四七年二月，會員人數增加到四十萬，一九四八年底，則已將近七十萬會員。

北朝鮮的工會聯合會是按照產業組織的，十七個工會組織包括各種按照工業部門劃分的工會參加了這組織。工廠中的一萬三千二百多個工會，以及二千三百二十七個工廠委員會，就是這機構的基礎。

由工會直接選舉出的代表所組成的年會，是工會聯合會的最高機關。北朝鮮有將近三萬

工人積極參加工作，以保證工會工作的順利進行。

自從北朝鮮解放以後，國內進行了很大的改革，由全體人民直接選舉出來的各人民委員會，是國家組織的基礎。這些委員會的建立使北朝鮮能夠實行根本的改革，土地改革結束了中古世紀的耕種方式，男女平權的承認，和民主勞工立法的採用，就是已經實行的各種主要改革。

工資平均已從日本統治時的八十五圓增加到八百圓，並採用了階級計算的原則，以使工人的收入能適應生活費的變動。

工作時間已由法律規定為：成人八小時，母親七小時，十六歲以下的童工六小時，十二歲以下的幼童是被禁止雇用的。每星期工作規定六天，並且每個工人每年都有兩星期的假期，童工及在帶有危險性工業工作的工人，假期可延長到一個月假期間，工資照付。

同工同酬的制度已經建立了，童工也受到法律上的限制，教育的逐步改革也在實行中，朝鮮兒童已用本國語言受教育了，在產業組織中設免費學校，以致曾在日本統治時在工廠工作的十三歲以下的童工。

所有工人都有防止失業危險的保障，並已建立了社會保險制度，使暫時或永久失去工作能力或疾病，殘廢以及老年的工人，都有補償金。孕婦享有生育津貼，產前產後都有免費期。

的給停休假。孤兒得領取撫恤金，喪葬費由產業組織支付，一九四七年有四十三萬七千人加入了社會保險，有三萬八千一百五十九人已享受到保險的利益。

一九四七年已有了為工人們建設的療養院及休憩所，同年底就有二萬二千個工人在這些療養所中受到治療。又有三百十九所醫院和保健院成立，有九十萬工人在一九四七年中得到免費診治。除此以外，還有一百三十九所俱樂部，九百七十三所圖書館以及三〇個影戲院，在同年落成，使工人受到教育。

工會的掃除文盲運動，已在工人們的支持下進行着。一九四七年底將近四萬個成人文盲，學會了讀書和寫字，同時二萬四千二百個工人正在一千三百零八所成人學校中學習着。在工會及政府為着改進工人生活狀況而規定的目標中，房屋問題佔了很重要的地位，一九四七年，為一萬三千七百二十個工人家屬，準備好許多新建的適合於健康條件的房屋。

企業國有化的法令，已使北朝鮮工業的百分之九十轉變為國家的財產，主要的文化機關以及健康服務工作，今天也都由政府來管理。

日本人投降的前夜，曾大大的破壞了朝鮮的工業，因此政府已在進行一個巨大的復興計劃，以便發展經濟的計劃得以實施，這一計劃的目標是：使一九四七年生產量達到一九四六年的百分之一九二的水平，北朝鮮的生產已經超過戰前的水平了。

工會是政府推行社會及經濟改革運動的先鋒隊，在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人民委員會中，工人有很多代表。

現時政府除了改革綱領之外，已通過並公佈了有關工人的法律，工業，交通及銀行的國有化立法，男女平等法，土地改革及社會保險立法等。北朝鮮工會聯合會依照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工會統一委員會擴大全會所表示的願望，在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九日申請加入世界工聯。

世界工聯執行委員會在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二日，在莫斯科舉行的會議中，曾審查了北朝鮮要求加入世界工聯的申請書，並在原則上表示贊同。但執行委員會的決議規定是：須經世界工聯代表團調查並表示贊同後，才能正式批准它入會。

在世界工聯代表團決定贊同後，北朝鮮工會聯合會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參加了世界工聯，並被邀請派遣代表參加布拉格的理事會。北朝鮮工聯會中央委員會主席崔璟德同志受命出使，親自參加了世界工聯理事會的工作。

南朝鮮的工會聯合會

同盟國佔領朝鮮後，首先採取的行動之一便是廢除日本關於禁止朝鮮人民言論，出版，

政治及組織工會活動等自由的法律。但國內政體是倭佔領當局轉移從朝鮮特權階級中選出來的代表了，這一圈子裏的人，由於傳統及其本身利益，除去極少的例外，都是朝鮮反動集團的核心，大多數今天的掌權者，都是昨天還與日本帝國主義勾結的人。

儘管工會法中明文規定着工人有組織工會，集體談判及自由討論的權利，但是關於保證這些條文的實施，和工人運用這些權利，卻做得很少，相反的，對於工會組織的發展，採取了各種威脅手段，以至於恐怖政策。

有兩個組織自稱是代表南朝鮮的產業工人的，一個是朝鮮工會聯合會，據估計在十四種工業中有會員二十六萬五千人，另一個是南朝鮮獨立工會聯合會，自稱在十二種工業中有會員六萬人。這是一種倭酋新式的聯合組織，領取着資方及右翼團體的俸給。

一九四七年三月到朝鮮去考察的世界工聯代表團，不可能得到關於南朝鮮工會對該地人民生活所起影響的明確概念。

這報告的結尾寫着：『如此的不安和不安定，使得混亂竟成了當地的主人，以致代表團得不到客觀分析朝鮮工會組織的機會。』

世界工聯的代表團親眼看見一件極端野蠻的實例，兩個朝鮮工會聯合會的代表被『工廠守衛』打得昏迷不省，而廠長及工廠管理人員及職員們，却像沒事一樣。

日本人放棄的工廠，已經毫無例外的被親日派牟利者及中間人所接收。這些承繼日本人的新的經理們，只會關心他們自己的利潤，從不會想到國家經濟穩定的發展。

戰爭中的被害者及失業者，則饑寒交迫的痛苦。隨着這恐慌而來的，則是物價無限制的狂漲。靠工資生活的人，一月所賺的錢還不夠五天最低生活費用。南朝鮮包括全國最富沃，可墾地最多的區域，可是食物極端缺乏，許多城市中的居民以及農民都因為沒有食物而淪為乞丐。最合理的要求和抗議，以及工人的罷工，農民的反抗，都遭受着軍政府，警察以及受廠長及大地主們魯莽的恐怖組織的聯合壓制。

工人們只能得到他們應有工資的百分之二十三，因此他們常吃不飽，以致於工作時候昏厥過去，任何要求即使是個別的，也要遭受到被開除或逮捕的處分。

南朝鮮有百分之五十五的工人是失業的，他們得不到政府任何的援助，因之常見他們在路旁拾垃圾用來裝飽肚子。

在漢城有三百八十個教師，僅僅只因他們懷着民主信念而找不到工作。

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三日一個有工人，農民，及全部學生及青年人所參與的總罷工和總罷課，堅持了兩個星期。他們的要求是釋放工會領袖，終止警察統治，實現莫斯科會議中有關朝鮮行政的決議等。在這次罷工中，有三百個工人被殺，一萬個工人被捕。

一九四六年十月，有一千一百個以上的代表參加了第二屆工會聯合會會議，重新修改了工會的綱領及章程，並且提出一個有關他們重要工作的動議。

一九四七年二月，南朝鮮工會聯合會的領袖黑山德（譯音）同志以及五十個其他工會負責人被捕了。但這些殘酷的措置並未使工會停止活動，只不過使他們轉入地下而已。

美國產業職工大會在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五日洛杉磯舉行的會議中，堅決的譴責美國霍奇將軍在南朝鮮所採取的法西斯化的，反對工會的政策，並且聲稱：『美國軍政府在南朝鮮所採取的反動政策，是對於朝鮮這樣一個自由，獨立的國家的健全進步有着極大阻礙的，並且更加侵犯了朝鮮工人階級的公民權利。』

世界工聯代表團在研究過南朝鮮的工會組織情況後，做了如下的介紹及建議：

(一) 堅決要求盟軍最高統帥實行以下的必要步驟，以保證：

甲、迅速在南朝鮮建立一個更能代表民意的行政機構；

乙、工會組織法中關於工人有權自由組織工會及集體談判的條文，必須付之實行；

丙、必須禁止無理的逮捕及警察的虐待；

丁、應即規定配給生活必需品的制度，並制定最低工資法，以保證人民的相當的生活程度；

戊、迅速建立南朝鮮和北朝鮮的經濟關係，以助全國的復興；

己、在最迫切的社會改革中，必須迅速重定宿舍制度，使能改進寄宿者的生活情況，並保證在閒暇時，在不超出用來維持一些必要秩序之規則的範圍內，他們可以得到最大的自由。

(二) 朝鮮工會聯合會申請加入世界工聯的要求，要等南朝鮮的工會組織情況較明瞭後才能決定。

(三) 從代表團所觀察到的事實，及從可靠來源所得到的報告，都證明南朝鮮獨立工會聯合會是領受資方及右翼團體津貼的法西斯型組織，因此其申請加入世界工聯是應被否決的。

(四) 可以允許南朝鮮工會派代表，以旁聽者身份參加世界工聯一九四七年六月十四日在布拉格召開的理事會。

一九四七年六月六日到十四日在布拉格召集的世界工聯理事會，當允許南朝鮮工會聯合會的代表以旁聽身份參加理事會時，接受了世界工聯派赴朝鮮代表團的報告，及決議並指示執行局特別研究南朝鮮的工會情況。

雖然受着種種迫害，在極端的困難環境之下，南朝鮮工會聯合會仍堅持着他們的工會活動，並且與世界工聯經常保持着聯繫。

日本工會總議

一九四五年二月，倫敦世界工會會議宣佈，適用於德國的和平條款的原則也同樣適用於日本。

一九四五年九月至十月在巴黎舉行的世界工會會議與代表大會批准了這一項決議。

巴黎的世界工聯代表大會特別指令執行委員會應營：

(一) 考慮指派代表團訪問日本，充分考察其經濟及社會情況，肅清法西斯主義的進展情況，以及重建自由民主的職工運動的可能性。

(二) 考慮請求世界工聯代表以顧問資格參加駐日佔領當局。

執行局在一九四五年十月六日至九日的會議上討論了撥用巴黎世界工聯代表大會的這一決定的方式。

這一問題又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的執行局會議中提出，決定一九四

六年五月派遣由六名執委組成的代表團赴日。

因為遠東代表團未能在預定的時間出發，一九四六年六月先後在莫斯科執行局及執行委員會會議又重行檢討這一問題，決定代表團應由澳洲，英國，蘇聯，法國，中國，及美國工會代表組成。代表團的任務是研究日本的自由民主職工運動的發展，以及日本民主化的一般問題。

總書記受命負責佈置一切，以保證實現世界工聯代表團所負的使命，並獲得麥克阿瑟將軍必要的允准。

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日至二十四日執行局在華盛頓的會議上決定，代表團出發前應先派世界工聯職員一名赴日為代表團辦理準備手續。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三至十六日的執行局會議決定：一九四七年三月十日為世界工聯代表團抵達日本的日期，並且根據拉了美湖勞工聯合會主席兼世界工聯副主席托里達諾個人的請求，執行局指定他參加代表團。

代表團再度耽擱後（此點容後解釋），終於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四日開始其在日本的調查工作。代表團的組織如下：

賽揚——世界工聯總書記，代表團代理主席

唐生——美國產業職工大會執行局委員

搭拉索夫——全盛工會中央理事會書記，世界工聯執行委員會委員

拜爾——英國工會大會國際書記

華爾貝格——世界工聯職員，代表團代理書記

拉克曼——搭拉索夫同志的秘書兼譯員

世界工聯副主席兼拉丁美洲勞工聯合會主席托里達諾同志，及世界工聯執行委員會委員
亞克同志（澳洲工會大會），未能參加代表團，前者因國內有緊要工作，後者因身體欠佳。

中國勞動協會主席兼世界工聯副主席朱學鍾同志則未能獲得出國護照。

代表團在日本開始工作以前，世界工聯已獲得一部分自盟軍佔領以來有關日本工會的情況，標誌着佔領日本的初期，是鼓勵發展自由民主的職工運動，這一運動是由於佔領軍當局的態度而產生，美國總統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二日的政府宣言上肯定的說：「對日本勞動人民有民主基礎的組織，必須給予援助及鼓勵。」

麥克阿瑟將軍的僚屬採取過某些措施，其中可以提出的如：一九四五年十月四日的備忘錄，命令取消壓制一切對人身，政治及宗教自由的障礙，宣稱保障每一公民的言論，集會，結社的權利。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一日給日本政府照會中重申美國政府的意志，應當實行一個

有利於職工運動發展的大規模的社會改革。麥克阿瑟本人也在廣播中表示希望工會組織能有所發展，使工人能以民主的方式獲得權利，並且能達到人類尊嚴所必需的最低生活標準。

由於廢除了關於維持治安及搗亂言論等法規，解散了官辦工會，勞動陣線，以及其他極端帝國主義產物的結果，職工運動的最後障礙也克服了。最後，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議會通過次年二月付諸實施的工會法，這一法律至少給予勞工運動的迅速組織以臨時基礎。

在這些有刺激性的措施的促使之下，日本的職工運動發展的速度是歷史所未有的。世界工聯代表團負起其任務時，事實上已經有近四百萬日本工人，即百分之四十的工人階級已組織起來了。而在一九三六年時，參加工人運動的只有四十二萬人。一九四七年初，兩個主要的日本全國性工會是：日本勞動組合總同盟，及產業別勞動組合聯合會（產聯）。

總同盟是由一九二〇年成立的舊日本職工會聯合會改組的，一九四六年八月，總同盟已擁有會員八十五萬五千。在地區及行政的基礎上，分成四個產業工會和二十五個聯合會，也就是說佔有組織的工人的百分之二十。

產聯是一個年青的工會組織，是在停戰後建立的，它的領袖大多數是年青人，並且曾經在軍閥獨裁時期，有過反軍國主義及反法西斯主義活動歷史的。一九四七年一月產聯宣佈有會員一百五十二萬九千人，的佔有組織工人的百分之三十八，在產業工會中，其力量頗似

美國產業職工大會。

近百分之四十有組織的工人屬於大半由資方控制的「獨立」工會。這種情況，是由於在日本工人中缺乏根深蒂固的工會傳統，也由於一九四五年的工會法的不充分所造成的。

在罷工工聯代表團執行任務時，不僅在兩個主要的總工會中，並且在獨立的工會中，也已有無數有影響的爭取工會團結的工作者。一九四六年十月，曾有建立日本勞工理事會並聯合資方控制的獨立的工會的全圖。

雖然佔領軍當局最初曾發動過職工運動，但其態度業已改變。佔領軍當局自從一九四六年二月以來，便表現日愈鼓勵工會運動的發展。這一態度的轉變有幾個因素，其中可以提出的一方面是由於日本統治者的不甘心，他們仍然代表着支持過軍事獨裁的大托拉斯；另一方面是由於工會法和對職工運動行政保障本質上的不充分。

產時的行動方法，特別是關於罷工的策略藝術以及明確的觀念，使它站在日本工人運動的領導地位。到一九四六年二月，產聯才開始認為工人階級在政治領域內獲得永久性的勝利是必要的。這樣就大大地增加了勞資爭端。而一個新的有創造性的運動計劃：「工人管理生產」也因此誕生。當爭端發生時，產聯不採取罷工政策，因在破碎的經濟狀況下，罷工可能更增加人民的困難，而是選派管理人員，直接接管工廠，直到爭端解決為止。這方法傳播得

很快，採用的工會日有增加。不用說資方的反響是很強烈的，同時這一運動使佔領軍當局就憂起來，後者便決定處理這問題的具體授予法院。結果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宣佈「工人管理生產」為非法。

佔領軍當局改變態度的第二個表現是對示威權利的限制，所有工人組織都已準備好慶祝一九四六年的「五一」勞動節，並且為這一節日準備了盛大的遊行，表示工人階級的團結。就在那時，遊行的組織者接到通知，說遊行不會受到歡迎，而且可能有損盟軍總部的威信，因此五一節的慶祝便取消了，此後工人的遊行常受到佔領軍當局的阻止。

在世界工聯代表團開始執行任務以來的幾個月，事情已日益明顯：支持國內最反動份子的政策代替了開明的政策。所以，一九四七年一月的總罷工，不得不從麥克圖瑟勳公團要求而取消。政府對勞資爭議重新又採取了警察干涉的辦法。

世界工聯的負責機構剛剛決定派遣代表團前往日本，行政上的困難使團員這一行動的實行，這一任務的執行也就大大地受到拖延。

到了三月十四日滲入日本的軍事許可證才正式發給代表團團員。對於這件事，美國報紙刊載了對世界工聯的攻擊，由於這種行政上的困難和天氣惡劣，代表團到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三日才能在東京開會。

世界工聯到達以前，日本各工會組織已經成立了招待委員會，經常與秘書處和代表團成員保持接觸。

世界工聯代表團訪問每一區域，每一企業的時候，日本工會代表都以極大的敬意和禮貌來招待代表團。

同時代表團也和當局作了必要的接觸，麥克阿瑟將軍，和遠東最高統帥部的文武官員正式接見代表團，他們本可以採取一切行政的步驟，以組織及便利代表團的工作。

因為代表團裏完全自由地執行它的任務，便決定選擇自己的譯員，這樣，代表團可以研究文件，個別或集體地去和所接觸的男工、女工、官員和一切日本籍的人士正式商談。

代表團會在下列各城市逗留：東京，京都，大阪，廣島，福岡，大牟田。並在工場，製造場，倉庫和煤礦，電力機器，鐵路，翻砂廠，人造絲織廠，非鐵金屬（鋁），絲織品，機器，鋼鐵建築，棉織品，煙草繅絲繅絲等業參觀。又參觀了工廠食堂，工廠宿舍，工人住宅及一所小學，一所中學及一所醫院，以及各總工會和分會。

代表團執行詢問時，特別注意有關任務目的下列三個要點：

(一) 日本工運內部行政的組織問題；

(二) 有關人民，尤其是有關工人階級生活情況的社會問題；

(三) 日本的經濟狀況，尤其是工資一項，工資收入者的生活標準和工作情況。

世界工聯代表團觀察到，自從日本投降以來，在一九四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工會法實施前後，日本工運的發展有了巨大的進步；並觀察到由於此一法律，日本已有了工會自由，即工人自己自由組織工會的權利。

另一方面，代表團也觀察到工運缺乏統一，以及各產業各地域工會組織形式差別之大。代表團了解工人才從專制的政權下出來，這個政權可以隨意用各種強迫和分化的手段，使工會失其效能，無法活動。而且也許因為在軍國主義、帝國主義的政權下所遺留下來的恐懼和困難是產生所觀察到的弱點的部分原因。

代表團認為最主要的弱點，實質上是職工運動的不統一，將來這很可能產生和奪政權之下相同的影響，雖然代表團認為日本工會聯理事會的建立是一個顯著的成就，並且可能引導職工運動達到民主團結的動力，但必須說明有很多的工作還必須去完成。

為使日本的工運能 and 一切正在肅清經濟封建主義和政治軍事勢力的工作相結合，並參加建立一個真正民主的政權，世界工聯代表團認為下列各點極為必要：

第一、各工廠應當開始以最大的關心和注意來改進自己的機構，以避免組織形式散漫和分

歧所能引起的危險；

乙、將來應當用工會的有機統一來保證工會的自由和獨立，以避免分裂的陰謀以及有違獨立與自由的企圖滲透到工運的行列中，這類企圖在過去是常見不鮮的。

丙、根據世界工聯的會章總則所規定的宗旨，日本各工會應當在民主的基礎上建立起一個統一的全國總工會，以各產業工會為其基礎。

世界工聯代表團戴重指出，她果遵行了上述的建議，日本總會進入歷史的新階段，而起三重作用：維護它所代表的社會利益，建立脫離封建勢力任務的經濟制度，以及主張各國間的和平與合作。

世界工聯代表團察覺到老幼及青年男女工人的生活情況，與工作條件的改善不能僅由於成文法律和規章的存在，也必須是風俗習慣改良的結果，這種改良將帶來人類生活的真正的社會進步。

世界工聯的代表們看到：西方，或社會較進步的人民，和日本人民的生活水準，和生產方式是怎樣的懸殊。代表團雖然沒有說日本人民的風俗習慣應該完全消除，但是認為：即令會尊重這些傳統，那些在封建政權下束縛着人民的生活方式，是必須完全澈底廢除的。

世界工聯代表團指出工會應當而且能夠在這方面起很大的作用，工會不僅應當能夠作組

織者，也能够通過適當的立法加壓力於當局以推動必要的進步。

可能阻止行使這一社會的和人道主義政策的一切事物都應判定為死硬派保守主義的證據。這種死硬派保守主義和人民與人類的福利不能並存。

世界工聯代表團觀察到：對工人的需要來講，他們的購買力是太小了，生活水準是太低了，這似乎是全歐一般的現象。

世界工聯代表團結論稱，爲了救濟工人們所遭受的一切不公平現象，工會組織必須推廣集體議價制度。這種制度將造成建立一個新社會立法機構的機會。這必須使工資收入者的地位 and 權利獲得很大的改善。

一九四七年六月九日至十四日在布拉格召開的世界工聯理事會，批准了世界越日代表團的建議。從那時起，世界工聯與日本各工會組織的接觸非常少，並且由於佔領軍當局執行嚴格的新聞檢查，我們所得到的關於日本工會情況的淨息至少是不完全的。

雖然日本政府與佔領軍當局對日本工會運動日益惡化，並方的敵意日益增加，但日本工會運動似乎也以日益加大的力量繼續奮鬥。「因爲國內外的局勢發生了變化」，已經擁有「一百七十萬會員的產業別勞動組合聯合會於一九四七年七月十日召開一次非常大會，且必必一即爲討論『抵制大量裁員的方法，因爲裁員在目前已威脅到大批日本工人』。由於國內需要加強生產，

這一非常大會認為罷工是最後辦法。大會宣稱它費成爲反對政府的工資政策，爲反對日本資方的大量裁員所作的鬥爭。大會通過一項運動，以爭取全國範圍維持最低生活的工資，物價的穩定，和經常的配合。大會決定協助消費合作社運動，組織工人農民及中間階級的地區委員會。大會譴責美國佔領軍事當局及日本保守分子藉口共產黨問題而分裂產聯所作的努力，並且宣佈主張大會會員有權參加任何黨派，大會重申它的團結日本工人運動的意願，並且宣佈準備與日本勞動組合總同盟及其他獨立工會在民主的基礎上，聯合起來。

同時在另一方面，自世界工聯代表團離日以後，反工會分子日益活躍，早在一九四七年，日本大工業家即已籲請美國大資本家的組織全國製造商協會，協助他們，藉贊成美國私有企業制度的宣傳，以對抗國有化的傾向。這種宣傳通過東京關東從業員協會廣泛地在日本流傳。日本總主於一九四八年初建立一個仿倣「全國製造商協會」的新組織，其供認的目的是取消自戰爭結束後在美國佔領下所通過的一切勞動立法。該組織正進行一種運動，反對給予日本工人工會自由的法律，說是給予工人權力，給得太多了。至於政府當局對工會的態度已變得更爲不利。

日本工運繼續勇往直前並與這種嚴重的形勢奮力鬥爭，根據勞工省（最近成立的勞工部，是一個值得提及的進步）一九四八年六月所發表的數字：日本工人的罷工及勞資糾紛在

最近一年中已不斷增加，到一九四八年三月，達到戰後最高紀錄。有二百三十七萬六千四百二十五人，即三分之一的工會會員們參加了工資爭議。有九十三萬七千一百七十一名工人，即工會會員的六分之一參加罷工，這一罷工特別在政府遞信工人中發生的最多。

罷工的主要原因是由於生活費的增高及日本企業巨頭的企圖破壞工會。

同時佔領軍當局表示對工會日益不滿，當工會要想以總罷工提出他們的工資要求時，麥克阿瑟即重申禁止任何形式的總罷工。

從世界工聯所收到的日本遞信工人聯合會的來信中明顯地表示出日本工人的堅決態度不對威脅屈服，並以繼續保衛工會組織及基本權利爲其主要事業。下面便是日本遞信工聯致世界工聯的信。

『親愛的同志：

『我們日本遞信工人聯合會感到非常的榮幸，能够用第五屆全國大會的名義寫信給你。『當全世界的工人都在與反動勢力和法西斯猛烈的進攻作鬥爭時，我們日本工人自戰爭結束以來也繼續進行着反對獨佔金融資本和反動勢力進攻浪潮的勇敢鬥爭。

『戰後像洪流般的投入行動的日本工人運動自世界工聯代表團訪問日本以後，已經加速其活動並已經拉動了反動階級的基礎。

「資本家爲了保存自身，儘量更加殘酷的企圖動員一切反動勢力，警察以極強暴手段察鎮壓正在增長着的工人力量。」

「全世界所實行的用以壓制工人的各種措施都已集中在日本。現在我們正在反抗我們的敵人，聯合起我們的勞動陣線來抵抗他們。」

「你在去年所建議的，團結在日本全國工會聯合會聯絡理事會周圍的統一勞動陣線現正進入完成階段。但是勝利的路上是有荆棘的。」

「我們日本工人懇切地希望在你領導下的世界工聯代表團將再來訪問我國並給予我們以指導與幫助。」

『日本遞信工人聯合會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土橋一吉』

擁有一百五十萬會員的日本最重要的工會組織，日本產業別勞動組合聯合會於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九日到二十二日在東京召開第三屆年會。大會要求解散『工會民主促進同盟』，這是由『日本勞動組合總同盟』勾結反動分子建立的，其真正目的是：分散工人力量，反對日本產業別勞動組合聯合會。

大會一致通過決議致函福嶺爲工會團結，和平及民主而鬥爭的世界工聯。

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八日至二月一日所召開的世界工聯執行委員會審查了日本工會請

求加入世界工聯的申請書。基於一九四七年世界工聯在日本所作調查的結果，便決定對於這一申請給以嘉許的答覆，並責令總書記完成行政上的手續；俾從一九四九年一月起作為正式參加。

日本產業別勞動組合聯合會對世界工聯的接受表示感謝，並宣稱擬向麥克阿瑟將軍要求許可，以便參加世界工聯代表大會。而敵視世界工聯的組織這方面則急忙發表意見說：「在目前情況下日本工會不能參加一個對佔領軍敵視的世界性組織。」這態度是不足為奇的。因為該組織是由美國勞聯羽翼的。

菲律賓勞工組織大會

菲律賓羣島上真正有組織的工會運動，只有數年之久，雖然在一九一八年由於印刷工會的成立，可以說真正的工會運動已經形成了，但是直到一九三五年菲律賓工人聯合會成立前，工會運動還沒有廣泛發展。

在日本佔領時，工會運動停止，因為工會會員在那時組成了一支人民抗日軍（農民游擊隊），當時會進行過非常偉大的鬥爭。在日本投降後，又有一個工會出現，名為菲律賓勞工組織大會。這個組織主要是以產業為基礎，有七十個地方工會參加。共有會員十萬，婦女佔百分之五。

根據勞工組織大會和比較老的並且擁有七萬會員的菲律賓工人聯合會的協定，後者的活動範圍祇限制在其一向很活動的中部各島嶼，這兩個組織間有密切的友誼關係，最近並進行許多有關將來最終合併的協商。

解放後農業工人也組織了工會。島上土地問題非常嚴重，無地而為大地主工作的農業勞動者佔勞動羣衆的百分之八十。農業工人聯合會因此擁有會員三十二萬便取得了他的特別重要性。

菲律賓政府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宣佈菲律賓「獨立」後，對於土地改革所作的諾言並未實踐，於是農業工人對政府的不滿便日漸增漲，而和地主武裝隊伍的武裝衝突也愈來愈多。

一九四八年，農業工人羣衆的不滿逐漸高漲，政府終於決定查禁農業工人聯合會，但是農業工人聯合會在與勞工組織大會合作下繼續進行秘密活動。

要得到以團體名義談判的權利，所有工會必須得到政府勞工部的承認及登記，而要得到政府的承認，工會至少須有會員三十一人，而且必須交出他們的名單和地址以及工會的活動，宗旨和目的的報告。

雖然三十一個會員似乎是一個非常小的要求，但是目前存在的幾千個小工廠和作坊僅僅用極少數的工人，因此這一規定對於工會組織非常困難，而且根據最近情況，如果勞工部有任何理由對某一工會感覺不滿，那麼即使該工會遵照官方規定辦事，也常常遭到無限制的延擱登記或乾脆拒絕。在這種情形之下，僱主們便立刻利用這一事實來委派幾個聽話的工人做工人代表，這樣組織的「工會」就為官方所承認，因之管理工會的法律祇便利於組織忠心為

僱主服務的工會。

理論上講來，在菲律賓罷工權是存在的，然而實際上他受到強制仲裁的限制，其情形如下：

當一個工會要代表其會員提出要求時，這要求必須通知僱主與勞工部，勞工部便召集雙方代表以便達到和解。如果無法辦理，那麼勞工部就將此問題送到由政府法官所組成的勞資關係法庭，這些法官本身就是官僚。假如工會會員在他們與僱主間的爭執問題送到勞資關係法庭前，進行罷工，那麼勞工部一定要強迫工人在最短期間（例如二天之內）復工，如不遵照其決定，它就批准僱主僱用新工人。

目前僱主們正在進行要求對不服從法庭命令的工會和工會領袖正式判刑的活動。

罷工時，用種種方法來阻礙工會的活動，尤其是對工人糾察員的活動。根據法律規定，開露天大會，必須事先得到警察局的准許。驅散糾察隊，逮捕罷工糾察員，常以彼等構成羣衆會議爲藉口。勞工組織大會已經幾次要求政府廢除強制仲裁，但是一直到現在尙無成效。除了這些反工會及反罷工的種種活動外，市府職員，公務員，和國家企業的工人的罷工權利是絕對禁止的。

工人的要求都是關於工資及加工問題，以及實施保障醫療，工資照付，假期和技術訓練

設備的立法。

菲律賓的工資購買力平均是較物價低百分之三十，例如在首都馬尼刺工人的平均工資是每天四比索，而普通一夫一妻加七三個孩子的家庭，每天至少需要七個比索（註：菲律賓的家庭都是人口衆多的）主要食物米是配給的，但是這種配給食物的質地常常是不能吃的，因此他們必須去另外買黑市米，一個五口之家每天要吃三公升的米，其代價差不多是二比索到二個半比索。

馬尼刺以外的生活情況更壞了，因為除了有很強的工會組織的工廠外，平均工資每天是二個比索到三個比索。

社會立法方面，在法典裏雖有幾條好的法律，但是真正的問題是怎樣在地主和企業家所控制的政府的反對行動下，把這些法律應用到實際上去。

例如工作時間在法律上規定是每天八小時，但是這祇能應用在政府辦公處和在工會有力逼迫僱主應用這條法律的大企業中，即使政府工作加工也不另付工資。在小企業中的婦女每天作十小時工，只拿三比索而得不到加工工資的情況並不足為奇。僱主對工人的態度是「去留聽便」。

勞工組織大會的主要任務之一是要要求實行八小時工作加工增資的法律，當菲律賓失業工

人已達到二百萬時，爲反對失業而鬥爭的要求之迫切的是顯而易見的。工廠的衛生，工人福利，安全，醫藥治療和假日的工資照付等方面也有同樣要求；舉例來說生病的工人享受不到醫藥治療的普通社會保險制度，根據法律的規定醫藥治療費用應由工人所屬的廠方支付。對於這一條法律也祇應用在大的企業和有強大的工會組織的工廠。

勞工組織大會也試圖使政府承認，每個做了三個月以上的工人應享有假日工資照付的權利，而在祇有國家官員享有假日的工資照付，而且也限於原有官員，無官職名義的官員也不得享有假日工資照付的權利。

工會成立後，立刻爭取提高工資和改善工作條件，美國會規定八小時一比索二角五分的工資（相等美金六角二分）工會已爭取把工資提高到一元，以後又增至一元二角，在解放第二年中增高到二元五角。這樣的結果沒有經過鬥爭是得不到的。有幾個罷工堅持了幾個月，其中最值得提到的是國家鐵路和馬尼刺市自來水公司的罷工，以及四千名持美國海軍修理的工人罷工。

農業工人聯合會和勞工組織大會很密切的聯繫在一起，對於所有的重要問題尤其是提高工資與社會政策這兩個組織是一致行動的，事實上農業工人聯合會已派有一名代表參加勞工組織大會的領導機構。

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菲律賓勞工組織大會函請加入世界工聯，一九四六年八月五日，後者回信說將於一九四六年七月在華盛頓的執行局會議審查入會申請。執行局決定把申請予以登記，並且在原則上接受，但必須得到總書記建議的調查有了結果以後才能作最後決定。從這時起，世界工聯的秘書處已收集了許多關於勞工組織大會的組織，和活動的消息。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勞工組織大會的主席漢那特茲同志到歐洲旅行，訪問了世界工聯，並提供了關於他的組織更詳細的報告，世界工聯執行局從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七日到二十二日開會後依據總書記的建議，決定把勞工組織大會入會的決定提交執行委員會。世界工聯執行委員會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八日到二月一日的大會上批准執行局接受菲律賓勞工組織大會參加世界工聯的決議。

全馬來亞工會聯合會

戰前，馬來亞沒有一個工會組織是被英國政府在法律上承認的。但是，由於保衛他們自己利益的需要，馬來亞工人在各產業的基礎上組織起來了，同時政府也正準備承認這一情勢時節，剛好戰爭發生而被拖延下來了。

但是，由於工會組織對於馬來亞的解放，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們的合法存在是不容爭辯的。一九四六年八月政府頒佈了一個正式承認工會的命令，叫做「新加坡工會條例」。

這一條例對工會的活動給以極大的限制，工會得服從政府指派的工會顧問的任意決定，政府有權接受或是拒絕工會的登記。

在這期間，各民族工人聯合會全馬委員會，將全馬來亞各工會，組成一個單一的全國性的組織，定名為全馬工會聯合會，共有會員二十五萬到三十萬，不分任何差別地包括了所有種族的工人。

政府當局對這一個新的，按照工人階級各業的基本利益，不分種族信仰組織起來的工會一點也不好感，拒絕它的登記，終於在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二日宣佈它爲非法。

對政府效忠的工會，在全國各地成立起來了，既無結合，也不相往來。

一九四七年全馬來亞工人聯合會組織了百分之十四至十五的全部可組織的工人，婦女佔全部會員的百分之十。

全馬工聯章程規定代表大會每年舉行一次。參加組織的各工會均派有代表參加，在表決一個問題時他們必須使用他們所有的票數。代表大會選舉中央行政委員會，和中央執行局。

中央行政委員會是代表大會休會期間最高執行機關，每四月開會一次。

中央執行局爲全馬工聯主要執行機關，每月開會一次。

工會會費爲每點鐘平均工資的百分之一點二，各附屬組織財政完全獨立。

失業工人數約有十五萬人。

全馬工聯的工資政策是要把工資解凍和要求最低的必需工資，一九四六年比一九四一年物價提高了百分之八百，而工資還是差不多照舊。

一九四七年物價下跌了些（一九四一年的百分之六百），工資增加了百分之三十。

一九四七年以來，英國政府採取了凍結工資政策。

馬來亞沒有什麼社會保險，八歲以下的兒童整天在橡膠園中工作，只得到每天七角的工資。橡膠園中百分之八十的勞動力是婦女，她們每天得到一元到二元馬來亞幣。工資是按人種而分高低，因之，做同樣工作，中國工人得馬幣六十五元，印度工人只得四十五元。

對工人意外事件的保護也是沒有的，如有死亡，家屬方面有時能得到一千元叻幣的補助。病人是沒有醫藥津貼的。

馬來亞工人爲了保護他們的經濟和職業利益，不願政府的壓制，舉行了許多次罷工，特別是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和十月二十日舉行保證工會自由的罷工，一九四八年二月一日政府檢調和英國公司的工人同時組織了一天的罷工。同年四月二十三日新加坡工人宣佈罷工一天，抗議警察當局，無理搜查新加坡工人聯合會會所的非法行動。

爲響應世界工聯號召，全馬工聯敦促所有政黨，社團，和工會組織抗議佛郎哥法西斯統治，並且對此問題作了決定。

全馬工會聯合會參加世界工聯的問題，被提到莫斯科執行委員會，會議同意在尚未接到滿意的補充報告之前暫不作決定；同時也決定世界工聯訪問遠東的代表團隨到馬來亞去獲得詳細的資料和對此問題寫出報告。但此項訪問因某種原因並未進行，其原因在報告另一部分內解釋。

二、鑲嵌着。一九四八年六月以來，工會組織者常常遭到迫害，工會運動嚴厲地被馬來亞殖民地政府

的聯繫。雖然有着這些困難情況，全馬工聯仍然繼續着它的工會活動，並且沒有失去與世界工聯

全印尼中央工會組織

一。工會形勢

全印尼中央工會組織是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由產業工會聯合會（G.S.B.V）和印尼工人工會聯合會二全國性總工會合併組成。在成立時，會員人數已達一百萬。

『印尼共和國』的宣佈成立，民主權利的賦予，罷工權利和工會自由的承認以後，工會發展的必要條件及其結果等等，立刻顯露出來。

僅僅八個月後（一九四七年五月）印尼的工人就成功地產生了一個堅強的職工運動。

當第一次代表大會開會期間（一九四七年五月）全印尼中央工會組織就有會員一百二十萬二千二百〇七人，分別組織在二十九個產業工會中，其中十五個組織的會員人數是一千至一萬人，八個組織是一萬至十萬人，而製糖工業則有八十五萬會員。

全印尼中央工會組織的目的總括如下：

(一) 保障工人的權利和幸福；

(二) 將全印尼工會組織在單一中央組織內；

(三) 使全體工人明瞭反資本主義及帝國主義鬥爭的必要；

(四) 鼓勵工人羣衆擁護社會和國家的復興；

(五) 把社會福利條款加入到印尼共和國立法中去；

(六) 與全世界職工運動建立聯繫。

全印尼工會中央組織的行政工作由中央局負責執行，此中央局由主席及總書記組成。其他由諮詢委員會及工作委員會幫助工作。

中央局委員係由代表大會選出，任期三年。每一印尼公民不論是否為工會會員均得被選入中央局，中央局向大會主席團及代表大會負責。

在中央局所劃分的地區得設立區理事會，理事會由各區代表大會選出，並由中央局批准。

區代表大會係由各該區工會分會及當地工會代表組成。

主席團包含有中央組織的各工會代表及各區理事會的地方工會代表。主席團人數隨所屬

各邊工資的參照人數，依照特別規則而定，任期為一年。

職工印尼工人每日工資不超過六分對八分，但由僱主下新的鬥爭與工會的活動，在荷屬政府侵略印尼共和國所產生的新政治形勢以前，每日最低實得工資增加到二元五角到三元

(荷幣)

男女工資已變得同等。關於女工懷孕期的保護，也有特別處理辦法。

女工被組織在印尼中央工會組織下的特別工會內。全印尼中央工會對國有化政策極力贊

如下組織：

(一) 國內全部經濟資源必須運用在工業化上；政府必須在國家經濟中起積極作用，將重要企業收歸國有，如運輸，礦業，電氣，銀行等。

(二) 在計劃經濟措施時須有工農代表參加。

(三) 政府集中掌握生產和分配權。

全印尼中央工會組織要求印尼共和國政府設立管理委員會，由工會參加其中，以保證社會立法和工作規則的實施，並要求在每一商營企業中建立一由工會代表及該企業的負責者所組成的工廠委員會，管理一切工人的福利。關於社會福利方面，全印尼工會中央組織要求：

(一) 達到充分就業；

(二) 保障罷工，集會及遊行示威的權利；

(三) 限制僱用童工；

(四) 改善婦女工作的待遇；

(五) 工業中對安全和保險的立法；

(六) 保證最低工資。

印尼工會活動的結果是：共和國政府頒佈了涉及工作條件、不幸事件的編制制度、工時期等的工人法律。新立法也規定了童工的僱用（禁止僱用十四歲以下的兒童），對十五歲至十八歲之間青年的工作加以限制，禁止婦女做夜工（自晚六時至凌晨六時），禁止僱用婦女及青年做危險工作。

合法工作時間為每日八小時，每星期四十四小時。並保證每星期休息一天及每四小時休息半小時。

在荷蘭進攻印尼共和國前，印尼中央工會組織與政府的關係是建立在縣縣合作基礎上，政府極力支持工會運動。在荷蘭會議中，印尼中央工會組織備有四方席。而且在政府與工會組織之間有密切合作。並曾與政府及印尼中央工會組織是密切合作的，它們常就有關公共事

務，經濟政策或食糧分配等問題共同商討。

在爲復興共和國經濟的十年計劃的經濟理事會中，工會中央組織也有代表。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二日，全印尼中央工會總籌與世界工聯建立正式關係。該組織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二日向世界工聯電告決議：要求派二代表參加在布拉格所舉行的理事會會議。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會函請世界工聯派遣代表團出席全印尼中央工會組織在臨賸朗召開的全國代表大會，大會期限是自一九四七年五月十六日到十八日。

世界工聯由柯佩斯代表參加該代表大會。柯氏本來就準備以荷蘭工會代表名義出席該會的。

代表大會向世界工聯表示最深切的同情，並一致通過全印尼中央工會總籌參加世界工聯。

執行局和執行委員會在布拉格根據總書記的提議決定：對全印尼工會中央組織請求加入事，予以考慮，並保持原來態度以待理事會的決定。而且也決定只要完成法定條件，全印尼工會代表有參加討論及討論中的表決權。

全印尼工會中央組織二個代表，西耶欽同志和鄂其華同志參加了理事會在布拉格的討論。因此在原則上已被准許加入。

一九四七年七月的事件——荷蘭政府對「林牙佳港協定」的破壞，和對年青的印尼共和國進行的武裝侵略，急劇地改變了原來形勢，全印尼中央工會組織與世界工聯的聯繫也因而斷絕了。但是，會受巴黎執行局決議（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到二十四日）授權的總書記會竭盡一切辦法，企圖再與印尼工會建立聯繫，然而，一切步驟均無效果。根據到達世界工聯的消息：毫無疑問，自哈達政府登台後，印尼工會即被宣佈為非法，全印尼中央工會組織的某些領袖也被囚入集中營內；而自荷軍重新開始進攻後，形勢是更趨惡化了。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一日，荷蘭聯合工會（E. V. C）報告工聯秘書處關於印尼工會在九、十月事件，以及印尼共和國政府下令迫害工會領袖們後所處的情境。

現將荷蘭聯合工會致世界工聯總書記賽揚同志的信抄錄如下：

親愛的同志：

過去的幾個星期中印尼勞工運動中的很多領袖都在哈達政府的命令下被囚禁了。

根據官方報告，警察局已在都加和西樂等地方逮捕了二千人以上。被逮捕的人中有鐵道工人聯合會書記普羅托摩全印尼中央工會組織委員會的委員鄂其華及該組織的書記哈耶諾。

關於全印尼工會中央組織主席西耶狄同志的命運如何我們仍不清楚，他是同鄂其華一齊參加布拉格的世界工聯大會會議的，根據尚未經否認的報導說他已被暗殺。這和哈達的命令

「清除全印尼中央工會組織的共產分子及共產同情者的領袖」完全相符合，這種「清除」，與在希臘，西班牙及其他法西斯國家所進行的完全一樣。

印尼共和國臨時議會的議員兼印尼共產黨的書記阿里明未經任何審判即被殺害，他們唯一能找到的藉口就是他共產黨員，這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很多印尼工人階級的代表，在荷軍佔領區被逮捕關在集中營內。

荷蘭聯合工會中央局發出了一個很緊急的要求給世界工聯的秘書處：

(一) 報告聯合國要求該組織採取步驟保證被囚禁者的生命。

(二) 從速遣派一調查委員會前赴印尼。

對工會領袖及印尼勞工運動的其他領袖不經任何審判而逮捕及殺害是違反人權及基本民主自由的。

全世界必須動員輿論起來，反對這事件，荷蘭聯合工會中央局也請求你將此信儘量擴大宣傳把它登在「新聞報導」中，送往各隸屬於世界工聯的各國總工會去。

勃羅克薩爾

(荷蘭聯合工會主席)

亞姆斯德丹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一日

十一月二十三日，秘書處審查這一情勢後，決定將荷蘭聯合工會所報警的事件，繼續通知所屬各國總工會。

以下就是該通知信的原文：

親愛的同志們：

我們接到了荷蘭聯合工會主席勃羅克薩爾同志的來信，報告關於最近印尼的事情。茲依照該工會的願望，將原信抄奉一份附上。

我們現在告訴你世界工聯秘書處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會議採取的態度：

秘書處同意：

一、要求聯合國秘書長給予關於印度形勢的新報告。

二、寫信給澳洲工會理事會總書記蒙克同志，關於派遣工會調查團到印尼去的可能性，請他提供補充的情報和意見；假使執行局接受這原則的話，他同其在執行局內的澳洲候補委員將率領這一調查團。

巴黎

世界工聯總書記

巴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六日

務處處又提請聯合國總秘書處注意所有禁止問題的「頃報告」。最後秘書處要求執行委員會委員蒙克同志將他所得的一切消息送寄世界工聯，因為他的國家與印尼是很近的。

關於世界工聯有效地組成一個印尼調查委員會的可能性問題，該信也要求蒙克提供意見，並問他自己或（假如他不能去的話）桑頓能否率領這調查委員會。

蒙克同志回答稱：他即將於一九四九年正月返歐，屆時他將帶給秘書處關於印尼形勢的最近情報。

根據一九四九年三月蒙克同志在世界工聯執行委員會所給的報告，澳洲工會與全印尼中央工會組織的聯繫早已斷絕，從印尼政府各代表處探聽關於印尼工會情況的消息也均無法獲得。

二。為印尼恢復和平，停止戰爭世界工聯所採步驟

自印尼事件發生，世界工聯即很關心地注意該處形勢。

當一九四七年七月形勢轉劣，以及荷政府開始「警備行動」時世界工聯接到了印尼、澳洲、新西蘭工會組織的來電及荷蘭聯合工會的來信，抗議在印尼的武裝干涉。

印尼工會聯合會中央局於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二日向全世界工人控訴並正式向世界工聯

請求考慮世界工聯可以給予印尼共和國什麼樣的援助，全印尼中央工會組織提議世界工聯應干與此事，將印尼問題提到安全理事會中去。

看了這個要求，並對這一形勢經過詳盡研究後，世界工聯發表宣言如下：「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在巴黎召開的秘書處會議上，世界工聯研究了印尼事件，世界工聯依據章程及其為世界和平的目的聲明業已正式收到印尼全國總工會、澳洲及新西蘭工會組織的強硬抗議，反對荷蘭軍事干涉印尼。荷蘭聯合工會理事會也向世界工聯執行局提出同樣要求。這些組織要求為世界海員和碼頭工人抵制一切可能在印尼延長戰爭的運輸。世界工聯秘書處決定通知聯合國秘書長萊氏請他要求荷蘭政府立刻停止戰爭，而且世界工聯建議，萊氏應攝議自已是荷蘭政府及印尼共和國政府爭端的仲裁人。另一方面，世界工聯秘書處決定派世界工聯總書記偕副總書記二人於七月二十九日星期二往亞姆斯德丹與隨屬於世界工聯的荷蘭荷蘭總工會的代表進行討論。」

七月二十八日，世界工聯總書記偕聯合國秘書長的信如下：

萊氏先生：

世界工聯認為這是它應負的責任。全位界工會在得悉荷印衝突又在印尼共和國的情況下發生獨起爭端的危險。

世界工聯總會要求荷國政府立刻停止戰爭，並懇求你決意親自聽取印尼共和國和荷蘭政府間的爭端，並予以斡旋，以求在聯合國機構中，並且按照憲章的範圍得出一種妥善解決。

賽揚（世界工聯總書記）

同時，世界工聯總書記致電印尼、澳洲，和新西蘭的工會組織報告關於該日（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在世界工聯秘書處會議中所得的決議，及向聯合國提出的建議。

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九日、三十日，在亞瑟斯德丹世界工聯與其所屬荷蘭全國總工會代表舉行會議。

參加會議者如下：

代表世界工聯：

總書記——賽揚

副總書記——西文泥爾及法林

代表荷蘭自由工會聯合會：

主席——古柏斯

執行局委員——萊德

執行局委員——弗母倫

代表荷蘭聯合工會

主席——勃羅克薩爾

執行局委員——凡天

賽揚報告印尼戰爭情勢，這一情勢是致使世界工聯召開這次會議的原因。他在會中說：很多工會組織曾要求世界工聯譴責這件戰爭。

荷蘭自由工會聯合會及聯合工會的代表報告了他們行動的概況，和過去對印尼形勢所作的決議。

討論的結果：該會議決議採取聯合行動，原文如下：

『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九日（星期二）及三十日（星期三）世界工聯與其所屬荷蘭自由工會聯合會及荷蘭聯合工會代表在亞姆斯德丹晤談，其內容是討論荷印爭端的問題。』

『會議獲悉了世界工聯秘書處的決議，即要求聯合國秘書處派氏請荷蘭政府停止戰爭，並建議他親自作為一個仲裁者斡旋荷印政府間的糾紛。』

『經過對情勢的詳細研究後，已將下列電報送往荷國政府：

『在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九日及三十日於亞姆斯德丹會議的世界工聯，荷蘭自由工會聯合會，和荷蘭聯合工會的領袖們，堅決地向你們政府提出：

「一、停止在印尼的直接武裝干涉；

「二、向印尼政府建議立即重開談判，以求解決目前雙方仍未達到協議的問題；

「三、假如印尼共和國拒絕此建議時，可接受停戰及和議。」

如有必要，以上各組織領袖將在八月七日在巴黎再度集會。

依照原來計劃，世界工聯秘書處和荷蘭職工運動代表第二次會議八月七日在巴黎舉行。

會議出席者注意到自七月二十九、三十日亞姆斯德丹上次會議後，聯合國安全理事會，

即曾要求荷蘭及印尼政府停戰，該二政府亦同意向自己的軍隊發出是項命令。

此一措施是與全世界工會組織的要求符合的。

在交換最近印尼情況的消息之後，世界工聯的總書記和二位副總書記，採取了荷蘭各工會組織的意見。他們決定要繼續獲得消息並予以密切注意；一切關於這一問題的有關國際工會組織的各種建議都將通知世界工聯執行局的委員們。爲此目的，世界工聯秘書處，將要再度與印尼、新西蘭，及澳洲工會組織建立關係，像過去與荷蘭工會組織所曾建立的關係一樣。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九日至二十五日世界工聯執行局在巴黎再度開會研究印尼形勢。

總書記報告了自一九四七年八月四日停戰令發佈後事件發展的情況。

在總書記報告了他對印尼問題的處理及各國總工會對印尼事件的態度後，就展開了重要的討論，發表了各自對印尼事件的看法。

執行局對此問題通過決議贊同總書記的報告，重提世界工聯的和平目的，宣佈其對印尼人民的同情，要求安全理事會立即採取行動，並指令總書記研究安全理事會的報告，以便下次向執行局會議報告其內容。（見六十四頁）

世界工聯總書記在發出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八日的信後，同時，爲了聽取聯合國安理會調處委員會（是爲和平解決荷印爭端而在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五日成立的）的結果起見，便於一九四八年一月二日，寫了下列信件給聯合國秘書長萊氏。

一九四八年一月二日，

紐約成功湖聯合國秘書長萊氏先生：

「世界工聯曾在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八日的信上向你報告：由於荷軍在印尼共和國所發動的戰爭而引起的全世界工會組織的深深激忿之後，我們很感謝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已參與過問此事，指派了一個調處委員會往印尼，而且現在仍在該地進行調查。

「世界工聯執行局不得不在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八日——二十四日（前文爲十一月十九日）二十五日，此處原文如此，不知是否筆誤——譯者。」的會議中研究印尼情況並通過

了一個決議，現在一並附上。

「執行局再應呼籲各工會組織的願望，不要忽視印尼事件的發展。」

所以我們將很感激，如果你能夠經常將調查委員會所得結果告訴我們，因為關於這種材料，世界工聯迄無法從官方取得，先此鳴謝。」

總書記 賽揚

聯合國秘書長在剛獲一九四八年一月二日的信中，寄給世界工聯一九四八年一月十日關於印度委員會在印度工作的第一次臨時報告。

這報告報導該委員會自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五日成立，至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七日締結停戰協議以來的工術，到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九日接受政治原則的情形。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底，荷軍在印尼重新發動戰爭，這一問題又再次被提到安理會。世界工聯秘書處在十二月二十七日，一月三日常會期間，決議重提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執行局對印尼問題的主張。秘書處再度奉承世界職工運動與印尼工人人民的休戚與共。

它要求應依據聯合國憲章的原則和平解決該戰爭，更決定把決議原文送給聯合國的秘書長，安理會的主席及所屬各國總工會。秘書處的宣言包括下列各條：

「關於荷蘭聯合工會提出的問題，世界工聯秘書處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九年」

月三日會議期間，研究了由於荷軍在印尼共和國領土上重新發動戰爭後的印尼形勢。

「爲了加強世界工聯執行局在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九日至二十五日期間在巴黎會議中所採取的原則，世界工聯秘書處願意重新強調世界職工運動和正在爲祖國獨立而鬥爭的印尼人民的休戚與共。

「所以世界工聯一再表示希望看到在印尼重建和平，並要求依據聯合國憲章精神，印尼工人應即得到工會自由之恢復與保證。

「世界工聯要求安全理事會應遵照聯合國憲章原則，立即尋求一個對目前戰爭的和平解決，安理會並應督促其執行及尊重之。

「世界工聯秘書處決定：

(甲) 把目前宣言告訴聯合國秘書長及安理會主席；

(乙) 把此決議發往所屬各國全國總工會。」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七日至二十二日在巴黎開會的世界工聯執行局，就總書記的報告作出決議如下：

「發電報給已在新德里召開的亞洲各國政府會議，電文內容：

(甲) 對荷蘭政府爲反對印尼人民爭取獨立而發動的戰爭提出抗議；

(乙) 向該會議控訴要求對保障印尼獨立採取具體措施；

(丙) 再度強調保證工會權利和民主自由的原則須是真正國家獨立的基本條件。

「接受派遣一個負責收集情報，並協助全印尼中央工會組織及印尼工人的代表團的原則，澳洲工會理事會總書記蒙克同志應任此代表團之領導者，如不可能時，秘書處應採取有效措施，與全印尼中央工會組織保持聯絡，包括派遣一世界工聯職員到獨立區。」

「指令秘書處發一公開信給荷蘭工人要求他們完成工人團結的責任，強調全體工人對保障人民獨立原則的必要性，這一原則是同和平事業不能分離的。」

「向聯合國提出新的控訴要求它採取有效措施，制止在印尼的戰爭，保障印尼人民的自由。」

根據執行局的決議，世界工聯總書記，向在新德里召開的亞洲各國政府會議主席發出下列電報：

「當此新德里會議的時刻，世界工聯執行局在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一日會議上決議以世界工人組織的名義請求你們盡力採取有效措施，以制止荷蘭對印尼國家的侵略。」

「我們也要求你們，爲了印尼工會和民主領袖的釋放，並爲了建立一個真正代表印尼人民和工人的政權而參與此事。」

『世界工聯執行局宣稱：祇有艱苦努力於全國的經濟重建和工業化，才能保證國家獨立。這就是世界工聯參加遠東經濟委員會和聯合國經濟社會理事會的意義，在此團體中，世界工聯賦有屬於第一類的非政府組織的諮詢地位。』

『爲了有所收穫並保證真正國家獨立，這些努力必須用在社會進步，私民主發展的目的上並須有工會實際的參加。』

『工人們必須享有充分運用工會權利的權利，並積極參加一切有關本國經濟與社會政策的決定。』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二日，印度總理致電世界工聯總書記：

『非常感謝你一月二十一的來電，印度依據了聯合國憲章的國際間義務，正採取一切可能行動以使印尼問題獲得解決，以滿足印尼人民的願望。所有參加最近新德里會議的國家，可以很明顯地從會議所採取的決議看出，都抱着同樣的意見。』

印度總理

印尼人民對世界工聯所採取的一切步驟，只要有機會知道，都密切關心中。所以印尼等取獨立協會寫了下列的信給世界工聯，那是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日寄至開羅的：

『世界工聯爲了保衛正在爭取自由，反對荷蘭暴行的印尼所採取的值得欽佩的態度和不

總的努力，在全印尼人民心中留下了一個深刻印象。

「這裏我們代表在印尼中東的印尼人民向世界工聯表示真誠的謝意。

「我們相信世界工聯絕不會安然，除非印尼得到她的自由權利，她的完全獨立，以及除非不再有任何一個國家對另外一個國家的殖民地政策的存在。

「我們再度向你表示我們的衷心感謝和敬意。」

主席 達巴

秘書 哈金

在印尼工人這方面，他們在國內勇敢地支持世界工聯各種正式的和公開的提議。他們自己可以看到，當我們保衛他們的事業時，我們所遭遇到的障礙，但是雖然有這些障礙，我們確信在保衛和平事業中，我們已在印尼全勞動人民的心中，散播了對我們世界職工運動的信心種子。這些運動必然要給全世界工人以很大的利益。

越南工人聯合會

印度支那的工業是從一九二〇年開始發展起來的。一九二八年在海防出現了第一個工會，爲了要求增加工資和減少工作時間，罷工會一次緊接着一次地發生着。

由於殖民者的壓迫限制了工人運動，印度支那職工運動，只有在戰敗了法國的反動力盡後，以及印度支那勞苦大眾痛苦的不斷增加，才在一九三六年又重新出現。自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九年，工人運動組織在民主陣線中，反抗殖民者反動派和法西斯，並採取了地方友誼社的形式。在主要的工業中心，差不多發生了一千次罷工，特別是在鴻基的二萬礦工的罷工，杜昂齊鐵路工人三十五天的罷工，及西貢兵工廠工人罷工等。

在戰時，雖然拘捕，大規模放逐和對工會領袖的處刑，秘密工會還是代替了解散了的友誼社。

在越盟建立時（一九四一年五月成立越南獨立解放同盟），越南工人再一次地組織在越

南工人救國會中。這個救國會在反法西斯，和反日本佔領的鬥爭中，以及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中起了決定作用。

以工廠救國會方式組織的工人組織，擴充到了全國。

雖然這組織是以工人聯合會為基礎的，但它不僅僅是具有一種行政的性質，而且是為民族解放而鬥爭的革命工具。每一越南愛國者不分階級和職業均得為救國會會員。

一九四六年三月六日法越協定之後，工會不再有同樣的任務了，它們被改組了，專門處理工會的問題。

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七日，由越南工人代表組成的籌備委員會研究了未來越南工人聯合會的計劃和章程。

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到二十七日舉行的越南工會代表大會，成立了新的工會組織，名叫越南工人聯合會，這工聯合會共有二十五萬以上的會員，他們都是在各經濟活動領域中領取工資的人們。

按代表大會通過的規章，越南工人聯合會的領導機構規定如下：

(1) 全國工會代表大會是工聯的最高機關，每兩年召開一次，參加人員為各區產業理事會，和全國聯合會的代表。

(2) 全國理事會由代表大會選出，為大會休會期間越南工人聯合會最高行政組織，委員任期二年，連選得聯任，委員會每六個月開會一次。

(3) 常務局，由總書記一名，副書記二名，財務二名組成。由全國理事會委員中選出，總書記為工聯會主要負責人，向理事會負責。

(4) 監察委員會，由委員五人組成，由代表大會在未當選為理事的代表中以絕大多數，和秘密投票選出。

工會會費定為六十分（約等印度支那幣十分之六），三分之一的會費交給聯合會，三分之一交產業理事會，三分之一給工聯會。

每一工會，產業理事會，和聯合會，在工人聯合會組織裏，對自己內部組織完全自治，越南工聯會，是不屬於任何政黨的，並且在任何情況下，決不干涉其會員對政治和宗教的意見。

越南工會，在一九四六年五月三十日有信給世界工聯總書記，宣稱完全同意世界工會聯合會的宗旨，和會章，並且正式請求參加世界工聯。

世界工聯執行局在一九四六年六月十八到十九日的會議中一致同意越南全國工聯會的參加，並委託總書記負起繼續商討的任務，以決定參加的方法，如會費的決定等。

這項決議獲得一九四九年五月廿七日，在莫斯科舉行的執行委員會的批准，世界工會聯合會理事會於一九四七年六月在拉格會議中通過執行委員會的基本決定。由於越南工會來信，請求世界工聯協助越南恢復和平，工聯總書記趁此機會於一九四七年八月親自蒞臨越南政府允准世界工聯派一代表團到越南調查，收集一切必要的資料，以傳決定越南工會參加世界工聯的條件是否已經完備。

在開國兩年的發展過程中，我們認為我國僑胞應當注意，我們到越南社會和勞動黨立，對勞動黨的恢復有極大貢獻，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僑胞應當注意與法國政府，和越南共和國政府進行研究，以便在條件和法法，並根據現行法律辦理。』

但是，由於僑胞於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二日復信中，以沒有工會派選代表團為藉口，拒絕了世界工聯的請求。

以後，由於越南戰爭，越南總工會和世界工聯的關係很複雜。但僑胞應當注意困難，這一組織還是保持與世界工聯的聯繫。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世界工聯執行委員會決定，它已合法地，在事實上成爲世界工聯的會員了。

全緬工會大會

一九三〇年經濟的蕭條與勞資糾紛，促使緬甸工人團結在工會中，以保衛他們職工的利益。

由於工人運動的興起，政府被迫在一九三五年通過了勞工法，而且正式承認了工會。照一九二六年印度的工會法，設立了勞工部，有四十多個工會合法地登了記。

由一九三九年全緬的總罷工，工會更加緊了團結，而且於一九四〇年創設了全緬工會大會。

日本佔領的三年中，工會的組織被摧毀了，成千的工人被佔領者強迫徵來從事修築道路鐵路和機場。許多工會組織的領導者和成千的工人加入了抵抗運動，而且自一九四四年直至同盟軍的到達，工人一直是民族解放戰爭的先鋒隊。

仰光陷落後不久，全緬工會大會在一九四五年六月一日正式恢復。在臨時章程的規定

下，全緬工會大會的理事會已由參加大會的全體地方工會的代表們選出。理事會在會議中選出執行委員會，後者負責全緬工會大會在年會休會期間的行動事宜。理事會在年會休會期間，有充分執行的權力。它可以把一部分的權力交給執行委員會。

在仰光城內，碼頭工人，工廠工人和運輸工人都加入了工會。一九四六年，十四個工會正式加入了全緬工會大會，計有會員一一、一五〇名，這些工會的組織，是不分等級，信仰，種族，宗教和性別的。根據官方資料，在一九四七年有三十四個登記的工會。計有會員一六、二〇〇名，但據全緬工會大會的估計，它的會員確數在兩萬以上。

據官方資料，工人生活費指數在一九四五年已較戰前增高七倍。一九四一年初是一〇〇，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的生活費指數是在三五〇至四〇〇之間，在一九四八年內，這個指數昇到了六〇〇。

緬甸的農業工人是非常窮苦的，他們的工資照理是在收穫期付給實物，因之，他們被迫在全年中都要借貸為生，這樣迫使他們把所有的工資都作了高利貸的抵押。

戰前在緬甸各種工業部門工作的，如公路，鐵路，建築，鋸木廠，金，鉛，錫，鋁等礦，油田和精煉廠的工人總數（其中大多數是印度的移民）計達一三一、二三〇名。但自緬甸工業在戰爭中遭受嚴重的損壞後，大部工人被迫陷入失業。

一九四七年三月，在仰光城僅僅設立了一個職業介紹所。

緬甸工人基本工資平均每月不過二五至三〇盧比，一九四八年三月九日，一千八百名緬甸石油公司的工人爲了支持他們三十五盧比基本工資的要求而停止了工作，而且要求採用活動計算制按照飛漲的生活費以調整工資。在三月二十日，此一罷工推廣及所有英屬的主要工廠，如緬甸石油公司的工廠，叙里姆精煉廠，伊羅瓦底海軍船塢，斯蒂耳兄弟公司所屬的錫不廠，和孟買緬甸貿易公司。

這個罷工日益蔓延，而且有捲入鐵路和碼頭工人之勢，政府機關和商號的雇員也參加了罷工。三月二十八日，政府對緬甸的工會運動，展開了一個有計劃的攻擊，捕捉了一批工會領導者和工會的活動分子，政府決定以武力來擊破罷工運動。成百的罷工者遭到了傷害和逮捕，最後，四月十九日，當叙里姆石油精煉廠的工人被武裝強迫復工時，罷工者才停止了抵抗。

各種工業部門，經常僱用十二歲以下的童工。在緬甸，對許可工作的最低年齡沒有任何規定。但有一個參照以印度法律和某些規則的工廠法，禁止僱用兒童和青年作某些工作，如鑲嵌珠寶的碾磨，用克羅明溶解體的工作等。

在緬甸實際上是沒有勞工立法的，印度工廠法和其他勞工法的條文，在一九三七年與印

等分雖之制，在適用於緬甸的，分離後，這些條文雖然尚在緬甸法典中存在，但幾乎完全等於無用。

據官方報告，緬甸勞工委員會正在預備修改印度法，擬訂並增添勞工立法。

全緬工會大會的執行委員會，在一九四五年七月九日的會議上，決定把他們的工會組織加入世界工聯，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三日，全緬工會大會總書記正式向巴黎大會致函要求允許該組織加入世界工聯。在資格審查委員會的建議下，世界工聯決定將合乎委員會章程的所有請求入會，申請事宜，轉交執事委員會辦理。全緬工會大會入會問題，已送交世界工聯執行委員會請求核准。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二日，莫斯科會議審查了全緬工會大會入會申請書後，世界工聯執事委員會決定在原則上接受此一請求，而對某些完成章程上的手續予以保留。

一九四七年開始的對職工運動的鎮壓，在一九四八年三月緬甸工人舉行的總罷工中更形形勢殘暴，該罷工由總書記被捕告終。由於這種殘酷的鎮壓，全緬工會大會，祇有被迫轉入地下。此後，工會的活動是在極艱苦的條件下進行的，全緬工會大會與世界工聯間的聯繫也告斷絕。

錫蘭工會聯合會

一九四五年錫蘭工會聯合會已擁有二萬多名會員。自那時起會員數目繼續還在增加中。一九四八年是一〇七、九九五人。總共大約有一八九、〇〇〇名有組織的工人分佈在不同的並互相沒有聯繫的工會下。工會的分數是政府與業主所贊同的。他們不願見到這些工會組織的合併。總之有組織的工人與可能組織的工人總數的百分比是非常低（假使可能組織的工人總數為一百五十萬則僅是百分之十二）。

錫蘭有組織的工人大約有三分之二在茶葉園和橡膠園做工，可能組織的工人有一半在這一工業單位。茶葉園中的工人佔可能組織的大部分。但農園的業主在政府支持下公開禁止工會組織中的領袖進入他們的企業內。這就阻礙了組織工會及聯合工人的發展。另外一個原因是公共事業的工人在法律限制下，只有部分的組織工會的權利。他們可以組織起來，但是他們向組織不准在任何方面與其他工人階級組織聯合一起。戰時，各色各樣的軍事機構在錫

期成立，僱用了大批工人，這些機器停頓之後，在一九四五——一九四六年間大約有二十萬人沒有工作。然據官方估計一九四八年失業者只有六四、九七四人。

在錫蘭工會的組織是依照一九三五年的一道命令規定的。這命令強制工會登記，並給予登記的工會及其會員某種特權。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工會運動雖則因為工人組織機構的不完善而不幸遭受分裂的影響，仍然有了很大的發展。目前錫蘭一百五十個工會中有一八九、三〇九名會員。這些工會分別在三個聯合組織內。除了錫蘭工會聯合會以外，按照重要性來分是：錫蘭勞工聯合會以及政府工人工會聯合會。然而必須提及一九四七年六月在這島上的大罷工中，這三個聯合會採取了一致行動的。

在錫蘭，工資非常低。在橡膠園中男工每天工資只有一先令六辨士而女工只有一先令二辨士。生活費用大大的增加（大約是戰前的三倍）而工資却和戰前水準相差無幾。要明白工資的悲慘情形只要想一想一瓜得（一瓜得等於一、一三六公升）的牛奶要賣六辨士，就是帶着一個男工的每天工資的三分之一，而在女工工資的比例上就更加大了。

新加利工人的生活水準是最低的一個。因為母親與兒童的營養不足，嬰兒死亡率極高。最普遍的疾病是各種眼病，例如色盲與完全失明。根據一九三七年的健康檢查，一四七名失明的孩童中，百分之六十六是因為缺乏營養引起的。

雖然島上茶葉園的氣候很好，但工人死亡率却是每一千人中八十名，印度人與新加利人以及其他錫蘭居民間之民族糾紛，被業主及政府各方面利用來阻止搬工運動的生長。

自從一九四五年起錫蘭工會聯合會加入了世界工聯並在我們工聯理事會中佔有席次。

印度的工會組織

兩個印度工會組織：全印工會大會與印度勞工聯合會 同時被巴黎代表大會接受為世界工聯的會員。

全印工會大會成立於一九二〇年，其目的是：『改善工人階級之經濟和社會情況，保護和推進所有關於就業問題方面的工人利益，調整各所屬工會的活動。廢除基於等級，社會階級和宗教政治和經濟的特權，生產分配和交換手段收歸國有，並建立一社會主義的國家。』

一九二〇年一部分工會脫離了全印工會大會，組織了一個全印工會聯合會，後來改名為全國工會聯合會。

一九三一年，因赤色工會代表大會的成立，發生了一個新的分裂。但是這組織在一九三五年被解散了，於是全國工聯就又和全印工大合併起來，成為當時印度唯一的全國工會組織。

然而在一九四一年，一個新的總工會產生了，名叫印度勞工聯合會，其綱領如下：

一、動員印度勞工自覺的和直接的參加戰爭工作；

二、保障工人得到按戰事情況下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工資。

印度的新政治形勢——印度與巴基斯坦自治領的成立，給印度的工會招來了新的分子。

一九四七年五月三日國大黨黨員在新德里開會決定建立一個印度全國工會大會。這個會議是由印度國民大會主席阿却亞·克利巴蘭尼發起而由印度內政部長巴特爾當主席，這樣就充分來說明了它是由政府方面發起的。

這倒新的由印度政府和政府國大黨支持的工會組織取名為印度全國工會大會。

一九四八年三月八日印度社會黨建立了第四個工會組織。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六日世界工聯得悉一巴基斯坦工會組織名為巴基斯坦工會聯合會將於一九四九年二月五日在喀喇噠召開第一次大會。

一。全印工會大會（全印工大）

全印工大在一九四五年有會員四十五萬人，一九四六年有六十萬人，從一九四七年開始

有八千萬人。這個數目代表在印度可以組織的工人全數的百分之十三。

每個企業裏的工人依照他們的行業集合在各個工會裏，這就成爲工會組織的基礎。有四百二十多個產業工會加入了全印工大。

全印工大的章程規定每年必須召開大會一次。但是實際上召開大會的時間就規定者爲遠（從二十個月到二十四個月）。

大會是由各所屬工會根據登記會員數目選出代表而組成的。這些代表按產業分組集會，以便選舉全印工大理事會的理事。這樣選舉出來的理事會再按照比例代表制選舉工作委員會。

工會的職員是由代表們用直接投票選出來的。

戰後失業人總已經達到了驚人的比例，因爲復員以及大批的解僱，失業工人的數目達到二百多萬。

關於工資問題，全印工大一直都是採取按照生活費調整工資並有效的管制物價的辦法。

自從一九三九年後，印度的生活費已經上昇了百分之三百，而工人的收入（包括生活補助金和英國金在內）却平均祇提高了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六十。一般的工資水準和全國協定的工資是沒有的。

工會每年的會費從一個盧比到二個盧比，差不多是一年工資的百分之〇·三到百分之〇·五。工會的經費完全獨立。它們在工人中收集會費和捐款來供給它們的需要。

至於產業園有化方匯，祇有鐵路是國有的，現在印度政府正在考慮把公路運輸也收歸國有。

全印工大要求把鑄鐵工業，紡織工業和鑛業都立刻無代價收歸國有。但是根據印度政府最近的決議在十年內不準備把任何工業收歸國有。

印度大多數工人不能享有社會福利，祇有某些和少數工人有關的立法，如工廠法，工人補助法，婦女生育津貼法。這些法律祇適用於已登記的工廠和鑛山。

最近印度政府通過了一條『國家工人保險法』，這條法律規定工人在生病時，應付給實物津貼和與工人補助基金津貼和婦女生育津貼相連的醫藥補助，這條法律還沒有實施。而且它祇限於對所謂永久性工業的工人，那即是說政府認為這些工業是永久開辦的。

現在尚無養老金或給予無勞動力量家庭以撫卹金的任何措施。也沒有公積金和失業補助金給失業者。在某些工廠裏，工人服務滿三十年，得享有一月十個盧比的養老金的權利。在孟加拉省三百萬工人中祇有一千工人享有養老金的權利。

托兒所只是一種僅有的例外，婦女能從生育保險中得到利益的也只是極少數（一九四五

年，在那裏工廠裏的工、六四二、九七七女工中祇有二七三、二四四女工受到工廠法的保護。僱主們常常藉故解雇懷孕的女工，以避免支付法律規定的津貼。

關於執行倫敦和巴黎會議的決定，全印工大對印度政府已有表示，尤其是關於維護工會的自由。但是印度政府已經決定限制工會組織的各種權利，並且不重視代表工人階級的工會的要求，而以各種方法贊助僱主之政府所爭執支持的組織。

印度政府最近公佈一系列的法律來任意限制獨立的工會組織的一切權利。這些法律大概包括下列幾項：

- 一、限制仲裁；
- 二、仲裁決定不可以推翻；
- 三、在仲裁期間與仲裁決定有效時期罷工是非法的；
- 四、同一工廠或產業中可以存在一個以上的工會；
- 五、政府只允准和承認同意放棄罷工權利的工會；
- 六、即使有工會組織的工廠內亦可有管理勞工的官員。

此外這些法律沒有包含強制業主承認工會。也沒有強制他們同工會談判的條文。

印度在最近三年來曾發生幾次重大的罷工。有幾次罷工堅持了整整幾個月。工人們為保

衛他們的權利而表現了頑強的抵抗。

一般的講政府已經採取武力來破壞這種罷工。工人們遭受到棒打，刀刺，或鎗擊。許多罷工工人在這種種攻擊下犧牲了。

印度的工會很少被政府承認的。也沒有勞工委員會或聯合生產委員會使工會得以參與企業的管理。然而自一九四七年後，有一條法律准許政府指定勞工委員會，但是這條法律還沒有實行。

在國際方面：全印工大對於斷絕和佛郎哥西班牙的關係，而贊成民主希臘採取了有效的行動。全印工大又召開了支持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的要求和越南人民鬥爭的會議。特別是加爾各答的碼頭工人拒絕了將運往荷蘭東印度去的貨物裝船。

全印工大要求印度政府把工人代表包括在聯合國的政府代表團中。同時也建議政府支持世界工聯關於完全參加聯合國工作的要求。但是印度政府並沒接受這些提議。

從上面的例子看來，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印度政府並沒有以友善的態度對付好這個工會組織，反而更企圖減低它的影響。藉此來提高印度全國工會大會的地位。

這個工會組織並沒回答世界工聯提出的調查表。所以我們不能斷定他的正確情況。

但從印度政府的調查報告中，知道這個組織在一九四五年確實會員數目是三一五、八〇名，是由依照不同行業而分的一百三十四個工會組織成的。

這個組織在巴黎代表大會時所發表的會員數目是四〇七、七七五名。

伊朗工會聯合會中央理事會

伊朗職工運動從一九一八年開始，那時印刷和製鞋工人首先在德黑蘭成立職業性組織，為減少工時增加工資而鬥爭。

在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一年，圍結港口工人船夫，碼頭工人和搬運夫的工會在各港口及加斯比安海沿岸的巴拉維拉希特等城市中建立了。此後，製箱及製烟工人也組成了職業協會。漸漸的這些職業協會擺脫了宗教的束縛而成爲真正的工人工會。例如，一九二二年德黑蘭木料業工會，就在合作的基礎上建立起來。之後幾年中，伊朗全國凡有企業の各地工人都組成了工會。一九二七年，德黑蘭已經有六個大的工會，而大的石油工人工會也曾在阿巴丹成立了。

伊朗獨裁政權的建立及對工會運動的殘酷迫害阻止了伊朗工會運動的發展。一九二九年英伊石油公司工人所舉行的大罷工，受到軍隊野蠻的迫害，是二次大戰前伊朗工會鬥爭意志

爾最後一次參事表。

或百工會領袖選定，受空前的警署迫害，伊工會運動受到挫折。這情況繼續到一九四一年，在那時候，猶音盟軍軍隊的進入伊朗，獨裁統治傾覆了。

新企業的建立，戰爭中石油企業的空前發展，以及由於盟國戰爭努力而產生規模宏大的鐵路，公務運輸為伊朗工會運動之發展建立了有利的基礎。

獨裁統治傾覆之後，不到三個月，從監獄中出來的工會領袖們，得以在新的基礎上重新組織伊朗工人，並且建立了伊朗工會中央理事會。

雖然受僱主或政府援助的，旨在分裂工人階級，反對工會會使中央理事會的工作遭到更多的困難，但是聯合工會中央理事會支持工人要求的活動，及工人在工會中央理事會領導下罷工所取得的成功，使得其他組織的工人也團結到它的周圍。

中央理事會在一九四三年五一節發出團結的號召之後，組織在各工會的工人羣衆及他們的許多領袖在當天下午發表聯合宣言維護團結，並且公佈了伊朗聯合工會中央理事會的組織法。

其後，所有其他工會組織都加入伊朗聯合工會中央理事會，這樣就完成了伊朗工人工會的團結。

代表大會是聯合工會中央理事會的最高權力機關，規定每年必須召開一次，它由各會員工會選出的代表所構成。

參加的工會迄一九四六年事件時已有一百八十六個，其中某些還有附屬的工會。

聯合工會中央理事會之行政組織以區域制度為基礎，各城市工會在選舉他們自己的行政人員時，同時也選出參加城市理事會的代表，各城市的代表組成區域理事會，再上面則是省理事會。

聯合工會中央理事會的最高行政機構是：一個由代表大會選出的四十五個人的理事會，和一個從理事會中選出的十五個人的執行委員會。

執行委員會指定三名負責的書記，其一擔任聯合工會中央理事會的總書記。

一九四五年已有二十多萬工人團結在聯合工會中央理事會之下，一九四六年這數目則大為增加，將近四十萬。在那時候，百分之七十五的產業工人和許多手工業工人都組織起來了。

工會會費相當於會員月薪的百分之一，其中半數由各職工會繳納至聯合工會中央理事會的基金會。

由於反工會的迫害，由於大規模的逮捕領袖，以及對工會房產之佔領與掠奪，聯合工會中央理事會自一九四六年底，以後已經不能提供準確的會員數目了。

聯合工會中央理事會為爭取改善伊朗工人生活情況，減少工時，禁止童工，同工同酬，承認工會及罷工權的合法，及工會自由等而鬥爭。

由於聯合工會中央理事會的努力，伊朗工人從一九四一到一九四六年取得了下列各項益處：

- (1) 工資較一九四〇年增加百分之八十至百分之百；
- (2) 工作時間自十二小時減到八小時；
- (3) 有工資的假日（每星期一天，另外一年十五天）；
- (4) 聯合工會中央理事會有息以來第一次迫使了本國和外國公司以及政府和僱主正式承認工人及其他組織；

(5) 承認罷工權；

(6) 一項勞動立法法令及一項社會保險法之批准。

這些益處是在聯合工會中央理事會領導的罷工之後，並由於它經常和官方及僱主的交涉而獲得的。

在最主要的多次罷工中，這裏必須提到：建築業工人（德黑蘭財政部及法院），在一九四二及一九四三年的勝利罷工，德黑蘭紡織業工人，亞塞爾拜疆的紡織工人和皮革業工人，

馬層達蘭的紡織工人，和一九四三及一九四四年伊斯坦漢兩萬紡織工人的罷工，最後，還有克曼山（一九四五年），阿巴丹，阿加申利（一九四六年）石油工業中的多次重要罷工。近十萬的英伊石油公司職工於一九四六年五月，在阿巴丹——世界最重要的石油中心之一——宣佈了總罷工，這一次由全體伊朗工人支持的罷工迫使英國石油托辣斯讓步，石油工人生活情況就因此而得到很多的改善。

聯合工會中央理事會的一次極有力鬥爭，會迫使政府接受活動工資標準（即依照生活指數而定工資標準），但在新鎮壓剛一開始，這一標準就變成一紙空文了。一九四七年生活費用之一般指數較之一九四一年是六七〇，而平均工資却只增加百分之七十到八十。

在伊朗沒有工資最低額的規定。一九四六年在阿巴丹罷工之後製訂的勞工立法會試圖根據各區域情況規定其最低工資額，但這條法律從未實行。工資總是由工作供求的迫切情況而決定。不過根據某些官方統計，我們可以說，在一般情形下，平均月薪低於三十六里爾（一四四至一五〇法郎），英伊石油公司的最低日薪在一九四六年罷工後，規定為四十里爾。實際上這數目低於平均工資，因為在那些乾枯的沙漠區域，生活費用是特殊的高。

多數伊朗的大企業（鐵路，礦，糖，紡織，電……）屬於「國家」，因此政府並無意於支持工人改善生活之要求，特別是關於增加工資這一點。

社會立法在伊朗幾乎不存在。自從蘇壓工會運動以來，伊朗工人由鬥爭所爭取到的一些成果（勞工法，社會保險法等）已不再有效了。例如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七日法令所頒佈的勞動法典，禁用十歲以下的童工，而地氈業和絲織業中仍然雇用六歲至十歲的童工，工人沒有生育疾病年老的保險費。一般說來，職業保險及社會安全在這個國家中從未有過，工作中意外的犧牲者及懷孕的婦女被僱主們沒有人性地解僱，並且既不預先通知也沒有撫恤。女工工資只有男子的百分之四十到五十。私營企業中工人每天工作十二至十四小時，當局也不引用勞工法的條例來干涉。

大約百分之九十的工人是文盲（全伊朗文盲的百分比是百分之八十五），任何便利工人教育的措施都絕未採用過；醫藥、醫院及動手術之設備十分缺乏，全國一千五百個註冊的醫生中，有七八百個住在德黑蘭，其他地邊的居民，就得不到醫藥的治療。瘧疾，氣管炎，傷寒，及惡性傷寒，在工業區極為流行，荼毒着工人階級。

在這種情況下，伊朗工人可以工作的年齡平均不過五十歲。

戰爭結束使許多為盟軍工作的人失業，加上美國戰時剩餘物資的輸入及美國貨的競爭大大增加了失業人數。失業者得不到任何失業津貼，祇有被迫乞討。

一九四五年七月六日，伊朗工會得到世界工聯行政委員會的邀請之後，立刻答覆了這一

邀請；並且在他們八月二十五日的信中將他們參與大會工作的願望通知了世界工聯。但伊朗政府逮捕了代表團的兩名團員（其一是伊朗聯合工會中央理事會的總書記羅伊斯他同志），其他團員直到大會結束的前四天——一九四五年十月五日——才到達巴黎。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世界工聯在聽取證件委員會報告人的結論之後，通過贊同伊朗聯合工會中央理事會參加世界工聯的報告，其他自稱代表伊朗工會組織的人們在和世界工聯的領袖們的談話中，否認伊朗聯合工會中央理事會代表們所作宣言的正確性，因而決定了派證世界工聯的調查團到伊朗，其任務為：

（1）核對伊朗聯合工會中央理事會的代表們所作關於工會會員數字，存在情況及其活動之報告的正確性；

（2）調查清楚伊朗工會組織之獨立及民主制度；

（3）研究取得工會團結之可能性。

世界工聯總書記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在巴黎執行局的第一次會議上，提出關於伊朗工會情況及派遣調查團至該國之報告，但是如果伊朗工會要求的話，執行局決定保留這問題至下一屆會議。

但是令人煩惱的消息從伊朗聯合工會中央理事會總書記的信中帶到了世界工聯。其中提

到關於警察武力干涉一九四六年「五一」大遊行示威，以及英伊石油托辣斯區域中，工人罷工事件中發生的流血慘案，此外還有逮捕工會領袖的消息，這些使世界工聯總書記再度在執行局中提出這問題。

世界工聯執行局於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七日在莫斯科的會議中委派總書記親身赴伊朗調查該國工會情況，總書記於一九四六年七月十八日離開巴黎，於七月二十日到達德黑蘭，在他執行任務的過程中，總書記得到機會會見工會領袖，就近觀察工會活動，及調查公私企業中工作情形。

世界工聯總書記自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日至二十四日在華盛頓集會的執行局中提出他奉派至伊朗的詳細報告，結論如下：

- (1) 接受伊朗聯合工會中央理事會參加世界工聯為永久會員；
 - (2) 依照世界工聯組織法規定，授權伊朗聯合工會中央理事會參加世界工聯理事會。並且承認它的總書記——羅伊斯他為世界工聯中伊朗聯合工會中央理事會合法的代表。
- 由於執行局通過了總書記的建議，伊朗聯合工會中央理事會就成為世界工聯的永久會員。

布拉格的總理事會的一次決議，批准了執行局十二月的決定，並且宣佈：『伊朗聯合工

會中央理事會是世界工聯所承認的伊朗唯一的民主工會組織。」

從那時起，伊朗工會的情況更加惡化，工會領袖被控，被害，或者被拘禁，工會各機關被竄奪佔據，但雖然遭受這些迫害，伊朗聯合工會中央理事會仍秘密的進行工會活動，並和世界工聯保持聯繫，它經常在伊朗努力宣揚世界工聯所通過的決議，它組織集會來抗議西班牙佛郎哥政權及希臘對愛國者的屠殺。

一九四五年，伊朗政府才開始參加國際勞工組織的工作，這一年中，伊朗聯合工會中央理事會兩位領袖被政府聘為勞工代表團的「技術顧問」，但第二年的兩屆會議上，伊朗代表團就清一色的是政府的人了，一九四七年「工人」代表團成立，其中全是御用工會的會員。伊朗聯合工會中央理事會與政府的關係，竟達到使得世界工聯在一九四八年七月在聯合國經社理事會第七次會議中提出加以干涉的程度；這次干涉將由本報告之另一部分提到。

敘利亞工人大會

敘利亞全國兩百多萬人口中，約有十七萬工人團結在敘利亞工人大會之內。

有組織的工人百分比很低，這說明了敘利亞大部分勞動階級還生活在貧困之中，低工資，悲慘的工作環境，十小時到十二小時的工作日等等……在許多工業中，特別是在皮革業中，工作委部停頓，失業充斥。

工人階級解放運動和罷工行動僅有的幾次嘗試都被殘酷鎮壓下去，尤其是在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五日以後。五月十五日阿刺伯國家對新建的以色列國宣戰的日子。敘利亞政府利用這一事實，宣佈緊急狀態，在全敘各城市大專逮捕工會運動者入獄。囚犯們稍有請求或抗議便會遭受到殘酷的體刑。一九四九年開始以來，這種情況正日益惡化。

黎巴嫩工會聯合會

黎巴嫩工會聯合會擁有約二萬五千有組織的工人，而全部工人人數則約有八十萬。

像近東及中東其他地方一樣，在黎巴嫩的失業是普遍的，特別是在建築業方面。

極低的工資和極惡劣的工作條件引起了許多次的罷工，這些罷工大都受到野蠻的鎮壓，但有幾次，參加罷工的工人也得到了勝利。

黎巴嫩工聯不僅要和黎巴嫩的僱主及外國「托辣斯」鬥爭，也要和直接干涉工會事務的本國政府鬥爭。

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三日，通過了一條法律，宣佈所有在這日期前成立的工會若不重新登記，就是非法。但是黎巴嫩工聯被拒絕登記，因此就不能合法存在，一九四八年一月八日，它的總部被警察封閉了一個多星期。工聯主席阿里斯同志寄了一封抗議信給聯合國經濟社會理事會，政府的回答則是控訴阿里斯，這一控訴，被黎巴嫩政府利用來作拒絕發給阿里

斯去參加羅馬世界工聯執行局會議之護照的藉口（他是執委之一）。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九日，阿里斯在貝魯特聯合國經社理事會的區域中被捕，逮捕他之經過，可以從二月五日阿里斯被判二個月拘禁看出來。因為宣判時他已被扣已過兩個月，所以宣判後就立即釋放。

一九四九年三月六日，阿里斯在的黎波里再度被捕。這次是在遊行示威以後，罪名是他對判處共產黨員的問題上，特別攻擊了伊拉克政府。這次逮捕在的黎波里當地就引起了大規模的示威。示威者聚集在扣押阿里斯的監獄前，宣佈他們對自己領袖的信心，和對政府陰謀的憤恨，阿里斯再度被黎巴嫩政府收買的法庭判刑。四月六日，在他刑期屆滿後被釋放了。

黎巴嫩對工會組織的迫害又加倍了，許多工會進行工作的許可都被撤消。而以總統的兒子為首的所謂「黎巴嫩工人工會聯盟」則受到政府的全力支持。

黎巴嫩的真正積極的工會工作者，不願這些困難，仍然不稍間息的進行鬥爭。被解散的各工會改組成不合法公開存在的工會委員會，許多積極的工作者則參加了政府的工會，以便在這些組織之內部進行他們自己的工作。

巴勒斯坦勞工聯盟

巴勒斯坦勞工聯盟，是當地阿剌伯人工會的聯合會。它是在猶太總工會的協助下成立的，兩者經常保持密切的聯繫。

巴勒斯坦勞工聯盟擁有會員約五千名。阿剌伯工人，爲了維護自己的切身利益，他們和猶太同志們並肩鬥爭。勞工聯盟經常受到巴勒斯坦政府及僱主們的反對，因爲他們所畏懼的就是猶太工人與阿剌伯工人的緊密合作。

除了維護工人的要求之外，勞工聯盟更展開了廣泛的教育性的活動；它在組織所及的地方，在以色列國猶太工人聯合會疾病保險基金的援助下，設立了各種別處所沒有的各項社會服務。

由於阿剌伯工人和猶太工人的一致行動，在巴勒斯坦的阿剌伯工人所得工資顯然高於其他各阿剌伯國家的工人，就在巴勒斯坦本國內，隣近猶太居住區的工資，也比純粹阿剌伯區的爲高。

全塞浦路斯總工會

全塞浦路斯總工會有會員約一萬三千二百人，其中有女會員一千人。

這個數字祇佔全國勞動人民總數的百分之二十五，但是如果估計到全塞浦路斯總工會的影響，主要的是在全國五大城市或礦區，那麼這些地方的工人們有百分之五十已經組織起來了。

全塞浦路斯總工會最高機關是每年一度的代表大會；它以秘密投票方式選出一個理事會，理事會每兩個月開會一次。總書記，執行委員會和秘書處由理事會選出。

從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八年底塞浦路斯沒有失業問題。但是，自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以來，失業情況以驚人的比例發展着，在尼科西亞和拉那加一帶這種情況尤其嚴重。

直到一九四四年全塞浦路斯總工會還沒有堅持增加工資，祇是要求政府採取必要措施制止生活上漲。但因為政府在這一面什麼也沒有做，工會方面鑒於物價的上漲乃重新考慮這

一問題，並開始積極爭取按照物價上漲的比例增加工資。

自一九四五年以來，工資和生活費的比率幾乎保持均衡狀態，但是，和一九三九年比較起來，這情形顯然是不利於工人的。

工會會費平均相當於一小時的工資。

屬於全塞浦路斯總工會的各個組織在財政上是獨立的，它們同總工會在財政上的唯一聯繫是根據它們會員人數的比例繳納會費。

全塞浦路斯總工會不斷地要求礦山（銅，石綿，鎘）和電氣工業的國有，但政府向來沒有理會過，也沒有在這一方面採取過任何行動。

全塞浦路斯總工會自一九三九年成立以來始終為擴充社會立法而鬥爭，一九四四年經過一次聲勢浩大的罷工之後，獲得社會安全永久基金的設置，這項基金由政府參加管理。

一九四七年，建築工人，經過兩個月的罷工，設法獲得一種有雇主和工人但是沒有政府參加管理的同儕基金的設置，全塞浦路斯總工會所屬各分會繼續不斷地為發展社會安全而鬥爭。

塞浦路斯政府用建立工會必須以行業為基礎作為藉口，於一九四七年拒絕「塞浦路斯政府工作者工會」的登記：這工會是代表全體政府雇員的，不分他們的職務與地位如何。幾個

月後，在同樣的帶口下，也拒絕了「莫德區總工會」的登記。

由於全塞浦路斯總工會和世界工聯的努力，這個問題在英國下院提出了，後來英國殖民地事務部長和塞浦路斯政府討論了工會登記法的修正問題。

去年一整年中塞浦路斯發生了無數次長期罷工以保障工人的利益；六月至九月間看護士進行了幾次罷工，雖然因所有罷工者的被解僱而失敗，醫院裏的生活情況却因此而有了改進。

政府僱員，爲了要求工資的增加，工作條件的改善，每週四十四小時工作制和社會安全基金制度的建立，堅決持久地進行了三年的鬥爭，終於獲得最後的勝利。

從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七年各礦山裏發生了無數次大罷工，改善了工作條件。銅礦山裏五個月的罷工只得到部分勝利，不過接踵而起的阿米昂道石綿礦的罷工却獲得了完全勝利。

建築工業工人，經過了一個月的罷工獲得每週四十四小時工作制。後來的幾次罷工獲得工資的增加及社會安全基金的設置。一九四八年尼科西亞四個月的罷工獲得工資的重新增加，僱主向社會安全基金捐款之增加和在僱用工人時工會有參加意見的權力的認可。

在國際間，全塞浦路斯總工會會組織廣泛的遊行示威，反抗現存於希臘和西班牙的壓制現象。

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一日反佛郎哥政權的大遊行示威在五個市鎮和五個大村莊舉行，參加者有一萬多人。在這個大會上作了很多的決議案送到世界工聯，英國外交部，安全理事會和聯合國大會。

因為塞浦路斯不是一個獨立國，所以塞浦路斯總工會既不能參加聯合國，又不能參加國際勞工機構。

它和當地英國政府的關係一向不很好，而且自一九四八年八月諮詢會解散以來這關係便更加顯著的惡化了。

一九四九年一月該政府又制定了一條法律，它更加強了塞浦路斯立法中的反工會性質，例如限制工會基金使用的條件就是一個例子。

澳洲工會理事會

澳洲職工運動有一百多年的歷史。這個運動會受到經濟不景氣潮沈，戰爭及世界貿易情況的影響。

一世紀以前，第一個組織建立在靠海岸的最初商業發達的城市，跟着煤礦和金礦的發現以及羊毛工業的發達，工人組織就伸張到鄉鎮，最近五十年的工業擴展加強了城市的職工運動。

澳大利亞的職工運動開始於一八二四年，當時雪梨的製補工人集合起來採取了『合議共謀』的立場去反抗他們的僱主。

後來，僱工及剪羊毛工人聯合起來給了澳洲職工運動以戰鬥的粗壯的力量，這對於職工運動的發展發生了深刻的影響。

一八五六年，八小時工作的取得，標記了澳洲職工運動第一次的勝利，現在每年舉行的

勞工日就是慶祝這一勝利的。十九世紀中葉，雪梨至少有了十個工會，包括細木匠，印刷工人，水手，裁縫，建築工人，麵包師，碼頭工等。一八八六年在維多利亞成立了剪羊毛工人工會，跟着別州又產生了同樣的組織。這些工會後來聯合成爲全體鄉村工人聯合會，並成立了『澳洲工會』，現在它已有會員十一萬。

工會的發展，使在城市裏的中央代表們得能聯合起來成立各產業勞工理事會。這種最老的組織就要算在一八七一年所創立的雪梨產業勞工理事會了。一八七九年在雪梨舉行第一次澳洲工會代表大會，建立了工會聯合組織的第一個基礎。

一九〇四年在職工運動壓力下，訂定了所謂『調解和仲裁法』。這一法律設立了一個仲裁法庭以解決勞工衝突，此外並規定准許參加干涉勞工糾紛的工會必須以聯合會名義登記。

法律允許工人有權按照他們自己的職業自由組織工會，並訂立他們自己的規章。

因此孤立的工會紛紛合併成全國或聯合的形式。

澳大利亞每州設立一個團體，叫產業應理事會或產業勞工理事會，這是由每一個會員工會的代表們組成的。

一九二一年召開了第一次澳洲工會代表大會，各產業勞工理事會的代表們也都參加了，因此成立了澳洲工會理事會，它是在聯合及全國性的基礎上組織起來的。

澳洲工會理事會代表大會是澳洲工會的最高機關，大會每兩年舉行一次，它的決議，所有會員工會必須遵守。

產業勞工理事會是澳洲工會理事會和各附屬工會的聯繫機構。他們負責執行中央組織的決議（西澳洲的工會除外）。

澳洲工會理事會的執行局是由代表大會選出的，主席一名，副主席二名，秘書一名，及每州首都的每一產業勞工理事會的代表各二名所組成（西澳洲除外）。

在大會閉會時期，執行局負責指揮澳洲工會理事會，每隔三個月開會一次，它的總部設在墨爾本。

爲了應付緊急事項，在執行局以外，成立了臨時委員會，由主席一名，副主席二名，秘書一名及產業勞工理事會的代表所組成，每隔十五天開會一次，必要時則每天一次。

執行委員會的決議，須經產業勞工理事會大多數人的贊同，才能實行。

在每一地區中心，各工會統屬於地方產業理事會。原則上每一工會可自由實行產業勞工理事會的決議，但是這些決議通常由附屬工會所執行。

各城市裏的理事會每星期集會一次，是由該地區的各種工會代表們組成的。每一理事會各有其自己的執行局。理事會的主要任務之一是管理勞工糾紛及調解爭端，這是澳大利亞職

工運動的主要特徵。

縱有將近一、五〇〇、〇〇〇會員的四百多個工會都屬於澳大利亞工會理事會，這個數字代表了澳洲可以組織的工人約百分之六十五。

「非工會會員不得介紹工作」的原則在普遍的實行着，因此加入工會，成爲工作的必要條件。大多數的工人，除農業及家庭工作者以外，是被組織在他們的產業或工業工會裏。

工會的會費普通一年不到三英鎊（有二個或三個工會前會費是在三鎊以上），有很少數是不繳入會費的。

工會的會費得經過法律手續發還之。

最近幾年中，澳洲工會理事會加強管制所有澳洲工會的活動，但是還沒有能達到澳洲工會的統一，因爲澳洲工人聯合會，這個最大的，獨立的工會，仍在澳洲工會理事會以外。

目前，實際上，澳洲沒有失業的。

一九四八年有三千人領取失業補助金，這和就業工人總數比較起來，失業的比率是很低的（一萬工人中只有一個）。

在另外一方面，澳洲正缺乏勞動力，有八萬多的空額。

普通的週薪是五鎊十五先令，技術工人的約達八鎊，每星期增加底薪十五先令的談判尙

在進行中。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全澳洲訂立了一星期四十六小時工作制，到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時減到四十四小時，一九四八年的一月更形減少了，現在每星期只有四十小時的工作。

自一九四五年起，工作十二個月，工人可享受兩星期的有給假期，一年有一星期的有給病假。此項權利可累積至九十天。

婦女工資還沒有達到平等地步，她們的工資只有男人的百分之五十四。十五鎊到十七鎊的育兒津貼是由社會保險組織發給的。澳洲的社會保險制度是根據英國的辦法。

直到一九四六年政府才從自己的歲收中，付出各項津貼，但自那時起，所有保險費稅都由僱主繳付。家庭補貼每週十先令，從有第二個小孩開始支取。

男子自十六至六十五歲，女子自十六至六十歲，每星期可得一鎊五先令的失業或殘廢補助金，其每一家屬另給津貼一鎊。

殘廢工人失去了工作能力百分之四十五以上，而收入不超過一鎊十先令者得領取年金每星期二鎊二先令六辨士。六十五歲男子和六十歲女子如居住滿二十年而每星期收入不超過一鎊者得領取每星期二鎊二先令的養老金。

澳洲工會積極進行支援印尼工人及人民的活動，來反抗荷蘭侵略者。

自從印尼共和國宣佈成立以後，澳大利亞碼頭工人及海員工會宣佈封鎖荷蘭的船隻，雖然荷屬東印度政府屢次要求澳洲政府強迫碼頭人工工會解除封鎖，工會代表大會繼續維持封鎖。從荷蘭侵略開始，在一九四七年七月，澳洲工會會向澳洲政府作有利於印尼共和國的接洽並致送抗議電給世界工聯。澳洲工會理事會在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五日致電給世界工聯總書記的電文如下：

『澳洲工會理事會對於荷軍進犯印尼共和政府的行動，深表關切。我們已要求澳洲政府敦促在爪哇的荷蘭當局及印尼共和國政府立刻重開談判，覓取困難問題的和平解決。我們又要求澳洲政府敦促英國政府依據當初吉靈爵士積極參與談判所應致的和平解決辦法採取同樣行動。我們已督促澳洲政府把這一事項立刻向聯合國提出。我們正在要求世界工聯號召和它有聯繫的各國職工運動，督促他們的政府去影響聯合國採取行動，以和平方式來解決印尼的爭端。』

A·蒙克

總秘書長 (A·MONK)

自一九四五年起，澳洲工會理事會就加入了世界工聯，在國際勞工組織會上佔很重要的地位，特別是在國際勞工局。

工會會員不斷增加並且和澳洲政府保持很好的關係。

新西蘭總工會

新西蘭總工會在一九四五年已有十六萬五千會員，一九四六年有十九萬，一九四七年有二十萬，一九四八年便達到了二十三萬以上，婦女會員約佔全體會員的百分之三十。很少沒有加入工會的工人，未加入工會的工人只佔新西蘭全體工人的百分之零點五弱，現有九十個工會聯合會；全國性和地方性的工會參加了新西蘭總工會（以下簡稱新總）。上述各工會是以區域的規模，及根據會員的數量組成十九個工會理事會。

新總的最高機關是年會，參加年會的有二百多個代表。年會選出全國執行委員會，委員七人：主席，副主席，財務秘書，及其他四人。全國執行委員會開會次數，視需要而定。全國理事會由全國執行委員會委員七名和十九個地方工會理事會代表各一名組成，為年會開會期間新總的最高機關，每三月開會一次。

新總所屬工會的財政是獨立的。但是其中六個工會有新總的補助金每年可達五十鎊（按

爲新西蘭鎊)。

工會每週會費在六辨士到一先令之間。

目前尙無失業現象，新總認爲這種情況，至少還可繼續幾年。

因罷工而損失的工作日指數顯得很小（以一九三九年爲一百，目前是六十五）。

據新西蘭總工會研究處統計，物價總指數如以一九四二年爲一、〇〇〇，一九四七年增至一、〇八五。而在此同一期間，工資指數已上升至一、五六七。戰爭開始以來，新總兩度獲得工資的提高，提高的數目已算爲基本的最低工資率。

目前最低的每週工資約爲六鎊半，新總的目的是要爭取更高的工資率，同時也要增加生產，以提高國民所得中工人所享有的部分。

總略，銀行，電話，航空，廣播已歸國營，新總正在向政府建議將煤礦和一切運輸業也都收歸國營。

社會保險制度除了醫療服務外，包括童婦津貼，殘廢年金，礦工特種年金，和失業津貼，以及幼孩，老人，病人的補助金等。

「國家勞工補償基金」保證發給因公得疾或因工作受傷者的補助費。對於工作受傷或因公致疾而致殘廢者，也給以適當補貼。

「同工同酬」的原則，只在某種情況下採用，在企業管理和行政方面，工人沒有參加或很少參加。

新總已經提出抗議，反對修改調解仲裁法，根據這種修改在宣佈罷工前必須舉行工會會員的秘密投票。

一般說來，新總和政府的關係很好，新總主席曾任過八年的勞工部長。

在國際方面，新總會號召禁運羊毛到佛郎哥的西班牙並且募集了二百九十鎊的款項，充做世界工聯援助共和西班牙的基金。

新總擁護殖民地人民爭取獨立的戰鬥，尤其支持印度尼西亞人民的民族自治的要求。

新總在過去十六年中，參加了國際勞工局的工作，一九四五以來就加入了世界工會聯合會。

桑頓在世界工聯第二屆代表大會所作關於澳大利西亞
(包括澳洲與新西蘭二部分)譯者)工運情況之報告

一、澳洲

澳洲工人階級的主要問題和全世界工人所有的相同，不過澳洲的特點，它的經濟，它的政治機構與傳統都必須加以瞭解，然後才能瞭解澳大利亞職工運動的特殊任務。

澳洲是一個洲，面積和美國相近。它只有七百萬人口，而其中僅有六萬是過去的土著。現在人口中的絕大多數是盎格魯撒克遜人，出生在不列顛羣島，或者是大不列顛和愛爾蘭土著的後代。

最初盎格魯撒克遜人遷居澳洲是在十八世紀末年。這些最早的歐洲居民大都是所謂罪犯，從英格蘭被放逐出來的。這些被放逐者當中最出名的是『托比多義士』，這是一羣因為

組織工會從英格蘭放逐出來的農業工人。這些人，再加上十九世紀中葉爲追求黃金而湧進澳洲的成千冒險者，他們帶來了歐洲革命的偉大傳統，因而形成戰鬥的進取的傳統，這就是澳洲工人階級的特徵。

個體農民農業的不存在，和大牧羊場的建立（那裏工人在工廠條件下剪羊毛），使牧羊場上很早就成立了強大的工會。這些工會後來和金，銀，銅鐵的組織聯繫起來。建築工人和海運工人也很早就建立了工會組織。建築工人並領導了爭取八小時工作制的鬥爭。隨着資本主義企業的發展，金屬，紡織，皮革，和鐵路工人建立了比較大的工會。今天，主要的組織就是工廠，礦山，建築和運輸工人的組織。

和人口數目比較起來，澳洲現在有很大的工人階級。一九四九年一月間，就業總數是二、四〇九、〇〇〇（除開鄉村的，做眷屬的家庭工作和軍職人員）。在這個總數中，有五、〇〇〇礦工；八二六、〇〇〇工廠工人；和三一一、〇〇〇運輸工人。對於一個人口僅七百萬的國家，這些是很突出的數字，而它們就說明了工人和工會在這個國家的生活中所佔的顯著地位。

在主要產業中，有着幾乎完全的工會組織，礦，建築，海運和金屬等工業中更是特別強大。

採用了一個新國家中所有的機會，工會曾經能夠推行較高的生活標準。不過經濟既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這種標準當然常被大規模的失業所打斷。一九二九——一九三三就是這種情形，那時竟有五十萬的工人失業，並且許多人失業三四年。

但是有利條件和強大工會的結合，曾使工人每週工作減到四十小時，生活標準較許多資本主義國家的高。但這種標準也只是由於頻繁的罷工才能維持。近年來的趨勢，罷工的規模變得更大，時間也更久。最近也有很有政治意義的罷工。最重要的是已達四年之久的海運工人拒絕為荷蘭船工作，以幫助印尼人民，以及最近的對希臘和西班牙船的禁運。去年運輸和金屬工人舉行了一次極成功的罷工，使企圖用薪立法來摧殘工會的維多利亞州政府不得不讓步。

澳洲原先被分成幾處英國殖民地，但在一九〇一年，這國家被統一到一個聯邦系統中。個別的殖民地改成爲州，各有它自己的政府，另外建立了一個受着某些限制的聯邦政府，它就是中央政府。

國內主要政黨是澳工黨，從一九四一年起它是聯邦政府的當權政黨，並控制六個州政府中的三個。這政黨不是社會主義的黨，它所執行的任務，也與其他國家自由黨所執行的任務。它的目標是將澳洲建立爲獨立的資本主義國家，而不是社會主義國家。工人提出企業國

有化的要求，政府常以沒有盡去權來辯這件事情爲辭。但，總理希佛雷先生却公開聲明說，即令政府有權，它也不願將由一家獨佔企業控制的銅鐵業收歸國有。在這時候，工黨的真正態度就顯露出來了。

表面上，澳洲在政治上是一個獨立國，它和英國的聯繫沒有什麼重要性。澳洲經濟雖已有現代產業的生長，但主要的仍然倚靠羊毛和小麥的出口。而英國又是這些貨物和肉類，牛油，橡果等品的主要額主。因此在經濟上，澳洲和英國的聯繫仍很密切。結果就是澳洲政府在政治途徑上忠實的跟着英國政府。近年來，英國政府已經變成了美帝的小伙計，澳洲也就越來越墜入美帝勢力下。美國資本也日漸侵入澳洲，雖然這個美國資本在全海國民經濟中還沒有佔據決定地位。各國資本在澳洲的地位的次序如下：

澳，英，美。

如同美國一樣，澳洲在兩次大戰中損失很少。她從未被敵人侵入（除了原先被英國人侵入外），在兩次大戰中，物質的損失只限於船隻和達爾文港北部市鎮被日軍轟炸。在兩次大戰中，澳洲的工業高速發展，而在每次戰後，澳洲經濟都因世界的匱乏而得到利益。其結果以現在爲例，由於羊毛和小麥價格瘋狂上漲，造成了虛偽繁榮，工黨政府歪曲地誇耀這種繁榮歸功於它的『聰明』政策。

下面的數字將證明世界商品價格對澳洲經濟的巨大影響。

羊毛出口的收入在一九三六年——三七年爲六二、五〇五、〇〇〇鎊（價格以澳鎊爲標準，一澳鎊等於〇·八英鎊。下同）而在一九四七年——四八年是一五〇、二四〇、〇〇〇鎊，小麥和麵粉在一九三六年——三七年爲二四、三五二、〇〇〇鎊，而一九四七年——四八年是八五、四〇三、〇〇〇鎊。主要商品出口總值於一九三六年——三七年爲一四八、四九〇、〇〇〇鎊而在一九四七年——四八年跳到四〇七、二三〇、〇〇〇鎊——百分之二七五的巨大增加。

這一巨額收入，使得澳洲工業在戰後有更進一步的擴展，因而從一九三九年以來，這裏實際上幾乎沒有失業。工資增加了，但物價增加得更快，不過由於經常就業和許多加工，澳洲工業在目前，無疑地處於比過去任何時候還更好的經濟地位。結果就是對資本主義幻想的增加，特別是從不知道失業的青年工人羣中，因而在工運中暫時增強了對反動潮流的支持。利用這種情況，由聯邦政府領導的資產階級，向職工運動發動了全面攻勢，來鎮住它的活動，並且分裂和迷惑工人。

這步的工會領袖被控誣拘禁，新的法律正在提出，使國家可以更進一步干涉工會的內務，並且對罷工權利進行猛烈的攻勢。對澳洲工會的這種攻勢是和國際形勢相關聯的。亞洲

的動盪情勢，特別是中國近來的發展，使得澳洲對於帝國主義者遠較過去重要。它常被稱為「白種人文明在遠東的前哨」，翻譯出來，這句話的意義就是：「英美帝國主義在遠東的重要根據地」。由於它的地位是理想的，反對在亞洲穩步增長的反帝鬥爭的戰爭基地，十分顯明，澳洲已被選來擔任這個任務。澳洲的中部正被用來作長射程火箭砲的試驗場。英國的重要軍事人員曾訪問過這兒，其目的是調協軍事與防禦的措施。聯邦政府發言人近幾個月曾發表公開聲明，表示他們願和美國政府所從事的戰爭計劃完全合作。

澳洲政府曾派代表出席德馬會議，這會議大家都以爲討論印尼的問題，實際上却是討論以胡名昭彰的大西洋公約爲基礎來建立一個太平洋公約。

澳洲將成爲太平洋兵工廠，和帝國主義計劃鎮壓亞洲民主的跳板的這一遠景，在澳洲工人面前擺下了新而嚴重的問題。

很明顯，戰爭販子決不喜聽在這樣的兵工廠中，有着拒絕開動裝載戰爭物資輪船的工作，如海運工人對荷蘭所作的那樣，有着常常使用罷工方法的金屬工人；或者有着不會爲戰機目的開動火車的不肯信任的鐵路工人。所以澳洲的工會運動，必需準備遭受比過去更大的鎮壓；受更強的對工會權利的攻擊；並且必須纏綿好，準備爲它的傳統自由而鬥爭。雖然澳洲工人的組織比起她的人口來是總算發達，但它錢袋裏帝國主義的強大力量時却是弱的。因

本屆代表大會。

對於參加世界工聯的這一鬥爭，反映了民主力量 and 帝國主義在全世界所進行的鬥爭。澳洲支持世界工聯的力量，也就是爲和平，爲亞洲人民從帝國主義桎梏下得到獨立，爲不受帝國主義陰謀和戰爭計劃所污濁的自由幸福的澳洲而鬥爭的力量。那些要破壞澳洲工會參加世界工聯的人也就是資本家，在工人階級中是走狗，帝國主義的奴僕，大西洋公約及計劃中的太平洋公約的支持者。他們可能會取得暫時勝利，但澳洲工人的心是健全的，他們有着偉大的戰鬥傳統，因此，他們決不會容許這樣的成功持久。

無論在甚麼情形下，大會可以確信澳洲金屬，礦業，運輸和建築業工會將繼續擁護世界工聯。

五、新西蘭

這個報告原定包括澳大利西亞的情況，而不僅僅是澳洲的，報告者也原定爲麥克，不過現在的報告者在到歐洲之前却不知道這件事，並且對新西蘭沒有足夠的知識，也無法作充分的調查，因而不能對當地的情況作一個包羅廣泛的報告。

不過，下列的事實可能是會令人感到興趣的，新西蘭在人口和疆域上，都是遠比澳洲小的國家，她沒有基本工業：鋼，鐵，和非鐵金屬都仰給於澳洲。

因此工會的結構也不同，主要工會是海運，製肉和建築，許多年來那裏就有着一個工黨政府。逐漸改良政策從未有過如過去幾年中在新西蘭所曾有過的，那樣好的立足點。但，這政策正在走向它的無可避免的終點，政府正在以限制工會權利特別是罷工權利的動議來對付工人增長着的不滿！

如同在上述澳洲的情形一樣，反對世界工聯的陰謀也在新西蘭發生，並且也由同一個人——蒙克——所推動，許多由蒙克寄到新西蘭總會去的電報和報告，又被送回澳洲，報告者在離去澳洲前會看到過它們的副本。下面就是蒙克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寄給新西蘭總會的一封信，可以作為一個例子：

「坦白的說，情形是：英國工大覺得世界工聯的二百個僱員，都是從同一的政治觀點起見的。他們建議世界工聯停止十二個月的活動，就意味着這些人員將在那段時期中被遣散，如果世界工聯在十二個月之後恢復，那時就可找到一批新的非自同一政治觀點出發的工作人員。」

蒙克極力主張新西蘭應和世界工聯分裂；雖然在澳洲對於這件事他比較更謹慎，更儆

善。新西蘭總工會書記在送交各會員工會和工會理事會的報告中，把蒙克的報告，又更進一步的加以誇大。在新西蘭這一卑鄙的宣傳比在澳洲得到較多的成功，結果新西蘭便退出了世界工聯。當然我們必須瞭解，新西蘭工會會員們關於世界工聯的情況祇得到一幅被亂塗得不真實的圖景。只要他們認識了真象，這一形勢就有扭轉過來的極大可能。

維克列馬訖格在世界工聯第二屆代表大會上所作

關於各殖民地與附屬國的工運情況之報告

同志們：我的報告將討論世界工聯及各國總工會爲保衛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工人的經濟及社會利益所作的活動。爲了這個目的，在今天我們進入二十世紀下半期的時候就必須檢討帝國主義的一般特徵，以及一種近乎單調規律性的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所流行的情況。

我也將相當詳細的討論印度與馬來亞的情形，因爲他們作爲爭取自由鬥爭的範例，有着很大的重要性；也因爲他們的代表被阻止而不能到這裏來。我也將提及其他東方國家的情況；但世界上其他殖民地區域，則將由對這些區域有親切知識的代表們更專門的加以討論。

我的主要任務是在指出爭取完全獨立——經濟的以及紙上憲法的所謂「獨立」的鬥爭——對於殖民地以及各剝削國家內的工人的社會和經濟利益是怎樣的重要。

自從戰爭結束以後，帝國主義者面對着落後國家廣大人民的覺醒，試用着兩種主要的戰略：直接鎮壓爭取自由的鬥爭；和經由當地資產階級叛徒的中介來繼續他們經濟上的把持。第二種策略之所以重要只在於它是獨立運動力量的標誌，也是帝國主義者退却的默認，但它並沒有改變工人的生活狀況。

商店中有的是一樣的貨物，付的也是同樣的價錢——不同的只是櫥窗的陳列。尼赫魯的，保大的，蘇加諾的，以及類似他們的都不足代表自由。

正確估計當前帝國主義者的目標可以隨便找到一個典型的美國人洩漏出來的秘密。上星期『紐約先鋒論壇報』發表了它的一位主要專欄作家，亞爾索普的西貢電訊：

『每一個在這裏的聰明法國人都會告訴你說，兩年前法國就該給與他們（印度支那人）在一個可信賴的，民族主義的非共產黨領導的那個權利。』（這就是指管理自己的事情的權利）『那麼，法國就應該保留所有重要的商業，文化和政治上的韁繩，失掉的只是殖民地統治的外殼。』

這裏你就可以明白——放棄『外殼』而保留『商業文化，和政治利益』。所謂『文化』就是代表祖護資本主義及西方優越性的宣傳，鴉片烟館和所有帝國主義介紹到東方來的卑劣

東西。

亞爾索普先生附帶提到，說這種佈置「正是法國人現在所要做的」——也是所有其他帝國主義者所要做的。

這些是他們的目標——但實際情形又是怎樣呢？

殖民地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水準遠落在他們的潛在資源及勞動組織之後。戰爭大大的加速了他們的工業發展，與此並行的則為被壓迫人民的強烈的階級覺悟與民族意識。帝國主義國家爲了應付某種人民的希望，對他們大開其空頭支票，他們的效忠，及經濟與軍事援助使戰爭獲得了最後勝利。

後來這完全是另外一件事；所有力量都被在濫用，以鑿破各地民主和民族解放運動，以圖重建，甚至鞏固帝國主義統治。

但對抗成億的勞動人民的偉大的反抗潛能却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們雖然還沒有好好組織起來，却已開始很清楚的感覺到他們的權利，這就是爲什麼可爲帝國主義者榨取的區域日趨縮小，和這種榨取的困難之所以急劇增加。

在亞洲，尤其是這樣：中國人民解放軍將近完成的勝利，越南人民的堅強戰鬥，馬來亞

和印尼人民的頑強抵抗，印度人民對實際情況的逐漸了解——所有這些就是使我們能影預見到帝國主義者統治亞洲的末日已近。

但正如有階級覺悟的工人們所預見到的那樣，帝國主義決不會讓它的主要財源被奪走而不作一番掙扎的。在另一方面，它並沒有放棄亞洲，而是在試行一種比殖民戰爭更適合於西方目前情況的新戰略。在另一方面，它正將注意力轉移到某些國家，在那裏它仍可以找到無窮盡的原料，和被獨裁及軍事壓迫所壓倒的落後人民。

這就是為什麼在最近幾年中，帝國主義國家對非洲各國進行有計劃的並且加緊的榨取。南美各國，雖然早已渡過政治殖民地時期，但她們的情況和亞洲國家也只有表面上的不同，帝國主義的經濟榨取在各處仍然都很明顯，正如在亞洲各國，它在這個區域也利用該國傀儡式的傀儡政府作為吞併各種資源與企業間接方法。

考查一下這個報告所包括的國家中的某些經濟與社會特徵，是很有用處的。首先，在經濟方面有如下突出的特徵：

、經濟在本質上是農業的，土地一般是由貧苦的佃農用極原始的方法為富有地主的利益耕種的，但是商品作物，例如橡皮和茶葉則使用大規模的資本主義的種植方法。

工業方面，手工業較之現代工業佔明顯的壓倒優勢，雖然在比較進步的國家，這種優勢

已趨減弱。

在外國專家的領導與控制之下，利用巨額的外國資本，在工業發展上佔着主要地位。國際貿易方面，出口貨基本上是原料，入口則是食物及製成品。

不熟練的勞工很多，並且很低賤。

在社會方面，可以注意的特徵是這些：

工人生活水準的低落，自戰爭以來，這種低落整個的說來更加惡化，工人平均工資不夠維持最低的生活，而實際工資却還在降低。

強迫勞動或多或少的普遍存在，或者是傳統的奴隸制度，或者是爲了公共工程（例如道路和灌溉系統），或者是償還無法避免的累積起來的債務，這總債務就像無法償還的遺產一樣，一代代遺傳下去。

沒有或很缺乏管制及保護童工女工的法律。

政府及外國對工會生活的干涉；表現在對工人階級的迫害，設立及支持傀儡工會和反罷工法律。

世界工會聯合會從它成立時起，就充分認識了菲、亞、中東及南美各地工人所面對着的

問題是怎樣的重要。因國際團結的原則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的迫切。被榨取國家的低工資威脅着各進步國家的工人的生活水準。並且榨取國的工人正支付着被不斷用來壓迫殖民地人民的軍隊及國家工具的費用。

英，法，荷，比，葡各國工人正在支付壓迫他們的工人同伴的費用，以保衛他們本國資本家的利潤。殖民政策僅僅是一種流歐洲工人階級的血以維持騎在他們頸子上的主子的方式——用工人交的稅來保證主子們的利潤。

這些支出正促使着歐洲各國的窮困，將不必要的費用的重担加在他們人民身上，促使着使將來的歐洲工人從事於非生產的破壞性的工作，在帝國主義的戰爭中去虛耗掉他們的生命，促使着由於失去了被壓迫國市場而產生的消費不足的恐慌。使自由能像它的精神所應該的那樣得到廣泛發展是對歐洲工人及殖民地工人有利益的。歐洲工人階級的領袖必須加強這種教育來反擊那些講什麼「殖民地是歐洲生活水準所必需，而資本主義在殖民地的戰爭也就是工人的戰爭」的這種完全虛偽的宣傳。

世界工聯是第一個將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國家放在和進步國家完全平等地位的國際工會組織。由於這個原因，它必將得到殖民地工人的支持。

世界工聯的章程及一九四五年巴黎會議的決議明確地證實了殖民主義，並且在這一立場

上我們必須永不動搖。

世界工聯在國際勞工局及聯合國經社理事會中以不斷的行動將這一政策付諸實施。不過不可否認世界工聯的活動並沒達到巴黎大會的一致決議令人期待的那種範圍。這原因主要是在於某些國家的總工會反對世界工聯的政策，在英國工大和美國產大的領袖們退出以後，這種反對就成爲公開的了。

未來的殖民地鬥爭將變得更尖銳，因爲很明顯的，世界帝國主義企圖首先犧牲殖民地及經濟上落後國家的工人農民來解決它正在發生的恐慌，而後才會將直接壓迫及降低生活水準的重担放到他們本國工人的頭上。因此，法國在今年投入了八百億法郎以上的巨款來從事反對越南人民的戰爭，荷蘭使用其五分之四的軍隊在印尼作戰，而英國僅在馬來亞一地就使用了它遠征軍的一半，包括了大部分的特種兵團，甚至包括即在對日戰爭中也從未到過這樣遙遠的，東方的皇家警衛隊。

與這種公開的軍事行動並進的，則是準備一連串的『計劃』和『綱領』。它們常被稱爲以提高落後國家的生活水準，使它們的人民享受『文明的利益』爲目的。但它們的真正目的

却也常常可笑的暴露出來。

例如英國關於它的「四年計劃」的白皮書公然宣稱：「所敘述的計劃立意要使殖民地對歐洲復興的貢獻大大增加。」英國已實行一個所謂「殖民地發展與福利法案」，根據這法案，將有一億二千萬英鎊於未來十年中用在道路的修建，港口的擴充和現代化，以及供水等，以便普遍——特別在東非洲——發展帝國主義國家所需原料的輸出，並且使私人企業能夠加強他們的榨取。

這樣，一個資本一億鎊的「殖民地發展公司」便設立起來，以「供給資金和專家的援助，並可與私人企業合作以保證基本上是商業的發展」。

一個資本五千萬鎊的「海外糧食公司」也設立起來，以發展聯合王國（註一）以外各地之糧食生產。

最後，並且超於一切的，四年計劃堅持殖民地的原料生產必需增加。並且將榨取的目標增加百分之一百。

所有這些當然一點也不會幫助有剝削國家的工業發展，更不會改進當地居民的情況。所有一切全都緊緊的限定在殖民主義者剝削制度範圍之內：原料的加緊生產，用儘可能低的價格

（註一）英帝國本土，包括英格蘭，蘇格蘭，北愛爾蘭——譯者

加以收買，並且除了極少數例外，都運到別處加工。

雖然英國在行政上是最大的帝國主義國家，但經濟上美國却是主要的國家，並且正急急的在企業方面衝進西歐各國的疆域。經濟利益衝突的表現已經可以看得出來，並且，很明顯的，在將來這種衝突還會增加。並且是在世界各地反蘇聯反民主力量的國際聯合陣線內部發生的，但無論如何，這種衝突是存在着的。

今天帝國主義的戰略有兩種主要形式：利用本地的叛徒來維持舊的關係而在沒有叛徒可利用的地方，以及在人民對真正的問題已經非常普遍的認識了的地方，則直接使用武裝力量。爲了檢討這些策略，我提出印度與馬來亞，兩個典型的亞洲國家來作討論，它們自己的代表都被阻止而不能到這裏出席。我也將提到其他國家的情況，但我知道其他發言人將更詳細的談到南美，中東，非洲，西印度羣島和中國。

首先讓我們看看印度，那裏發動了全般的「斯托雷平反動」(註一)、進行對工會運動多方面的襲擊。

所有主要的工會工作者都遭到尼赫魯——巴特爾政府的恐佈手段。許多領袖——他們

(註一) 沙皇反革命大臣，以殘酷與反動著稱——譯者

的名字將永遠和印度反帝鬥爭聯結在一起——都被禁閉在牢獄中。我們自己的同志，丹吉，世界工聯的執行委員，未經審判而被拘禁。

這個政府不僅僅將所有它能够得到的機會主義分子都從陰暗中拖出來，並且就連現在已經失去作用的，過去由英國政府津貼以進行反國民大會黨宣傳的勞工聯合會，也被這同一個國民大會黨的領袖們用來做反工會的工作。

經濟情形甚至比英國直接統治的最後幾年還更壞。以戰前作為一百，則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孟買的生活指數，即按照官方數字也到了三百一十。甚至印度資產階級的期刊『東方經濟學者』也承認從一九三九年以來實際工資的減低。

有一件事實可以使我們對實際工資有一點概念：全印度煤礦工資最高的地下工人平均是一盧比八安那一天——合意大利錢二百二十里爾，煤礦地面上不熟練工人的最低工資則是九個半安那一天——一百個里爾左右。即使根特政府的數字，礦工的實際工資也比一九三九年低，那時的印度礦工已經就是世界上收入最少的工人。

三十萬礦工，相同數目的黃麻工人，和十萬以上的市政工人所收入的是挨餓的工資，一百萬茶園工人的工資還更低，那裏的社會關係是奴隸制度的。七千萬農業工人——最大的集團——正在非人的情況下工作，沒有法律保護，完全聽由印度半封建地主處置。他們的悲慘

的情況也許是印度所有工人中最可怕的。

失業從一九四六年的五十七萬逐步增加到一九四九年的一百五十萬人——而這不過是已登記的失業數目，成萬的失業者還不在政府的記錄上，因為登記並不使政府有保證就業或發給失業津貼的義務。

雖然印度極需工業化，許多地區的工廠反而都關門了。

在全社會的災難中，利潤却很不差，『東方經濟學者』報導說：以一九二八年為基礎（即資本主義繁榮年）則一九四六年利潤為百分之一五九·四——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以上。孟買紡織廠主在去年賺到一千六百萬鎊純利，比全部投資多出一倍半，也就是每年從每個工人榨取到七十八鎊。

這種經濟情況當然反映在廣大的罷工浪潮中，——這是印度工人所有的唯一的武器。要維持資本主義的可鄙企圖，就使得印度政府對工人的組織進行最惡毒的攻擊。

警察槍擊工人示威的次數，多得不可能在這裏完全表列出來。那裏有過：大規模的逮捕，禁錮，襲擊工會辦公室，刑訊工會領袖，沒收工會記錄，在印度，緊急狀態實際上經常存在着，而恐怖襲擊的矛頭，則是針對着全印工會大會。

最近兩年中，每一個省政府都製訂了並正在施行所謂『公共安全措施』法案，根據這些

法案，任何副警長以上的警務人員，都可以隨便逮捕並無限期拘禁任何人，只要他認為那人有嫌疑，不需要拘票，也不必經過任何審判或訊問。過去十五個月中所逮捕的二萬五千人的絕大多數都是根據這些法案而被捕的。

被捕者可以詢問控訴他們的理由，一般的罪名是：他們『可能擾亂公共安寧』，有些罪名更是好笑，對某些被捕者的控訴竟是：『他們是很好的演說者。』

這些『安全措施』的恐怖，竟達到這樣的程度，即當被捕的領袖剛剛由副手代理，副手也就立刻被捕了。這種迫害方式在孟加拉和馬德拉斯更是特別厲害。

在鎮壓剛開始的那些日子有少數人曾在高等法院中勝訴，獲得開釋，因為他們的案件過於空洞。警察就在法院的台階上等着，當他們一出院，又馬上加以逮捕，使高等法院中的法律程序成爲一種門面戲。

罷工已被宣佈爲非法，捐獻罷工救濟基金是犯法的，要受處分的。任何爭議可被提交強制仲裁，在法庭進行調查期間的罷工是『非法的』。仲裁者的決定必須遵守，在三個月之內不能有違反它的罷工，大家都知道，仲裁的程序有時竟會拖延到十三個月之久。

僱主們會無數次地故意嘲弄仲裁者的判決，但沒有一個僱主被帶上法庭。不僅大的實業家，即一小廠商也漠視這種決議，而法律從不加以干涉。

例如，在馬德拉斯，工業法庭判給馬德拉斯鉛筆廠工人三個月工資作為獎勵金。業主只付了十五天的工資，因交涉無效，工人在工廠中實行抗議示威，管理當局宣佈關廠，工人到政府機關向勞工部提出他們的控告。法律在理論上，是站在他們一邊的，但是他們的四個領袖却被捕了，他們的集會受到棒擊，有二十五個工人受傷，而這種事故多至不可勝數。

任何企業都可以宣佈為：『公用事業』或者是必要的事業，在這種企業中的罷工就當然的成為非法。

這種方法廣泛使用，如在聯合省內的製糖業，在孟加拉，像噶基化學公司（英國國際獨佔企業，帝國化學工業的一個分公司），那樣的工業也被宣佈為『必要事業』。隨着這些宣佈就是大規模的逮捕。

即在罷工被宣佈為合法的地方，每一次罷工仍受到極大壓迫。例如今年三月鐵路的合法罷工，在罷工前，有二千次的逮捕，並在罷工前兩三星期，剛剛在必須的罷工通知發出之後，軍隊就接管了鐵路。

印度資產階級向工會進行全面攻擊時，並不可避免把法律作諷刺性的玩弄，甚至完全不理解法律。一連串新的修正案，準備在印度議會中提出，這些修正案將使工會運動完全成為統治資產階級的奴役，並將它形成為納粹式的勞動陣線。其目的是在剝奪工人選擇自己的領

袖，和擬訂自己章程的權利。政府的下級官吏將有權封閉工會，凍結工會基金，並得隨意對工會行施嚴格的反工人階級的條件。

幾乎在每一市鎮中（包括某些從來沒有過騷動的地方），四人以上的集會都是非法的。有一次，甚至孟買吉尼喀姆加工會執行委員會在室內舉行會議也被武裝警察根據這條法律加以衝散。

全印工會大會會議，先被禁止，後來經羣衆抗議以後，才被允許作爲代表們的私人會議。甚至在會議過程中，仍有一個代表被逮捕拘禁。會議受到襲擊，會議廳整天被武裝警察包圍着。代理總書記，馬尼克甘地，在會議之前數星期被捕。

最近政府『調查』全印工會大會的代表性，並如所預料，宣佈尼赫魯印度全國工會大會（它完全由僱主資助，受政府保護）的代表性更大。接着這次調查，就是把最有聲望的並且有經驗的領袖全部加以逮捕，並封閉了成百的真正工會的辦公處。調查的虛偽性不須要再加以揭發了！

至於由印度政府設立的尼赫魯印度全國工會大會的性質，只須舉一例就可表明：阿薩姆省歐洲茶葉園業主協會要求阿薩姆總理担保除尼赫魯工會以外，不許其他任何工會在茶葉園活動。不用說，他當然允諾了這一要求。

監獄中對工會領袖的待遇是可怕的，疾病完全被漠視。依照英國的實例，囚犯是分類

的，把工農出身的囚犯，故意關在低級監獄。

新聞檢查的結果，封閉了八十種報紙，大規模的沒收更是家常便飯。甚至加爾各答的一個進步書店也被警察封閉了！

鄉下的情形完全相同。任何地方——例如孟買，聯合省，貝哈爾，孟加拉，馬德拉斯等省——只要農業工人或農民起來示威，他們就受到野蠻的襲擊。

在安得拉一地的殘暴紀錄，可以把這種情況描繪出來。一千個農村受到襲擊，一萬所房子被搜查。兩萬五千人受到棍棒的毒打，五千人被捕，被掠奪及毀壞的財產，總數達到五十萬盧比。三百所家屋被燒毀，市議員被捕者三十人，被警察槍殺者六人，婦女被強姦者十五人，所有這些事件只是發生在一省之內的一個地方。

過去兩年來工人階級鬥爭的歷史已經使階級的敵人看到：他們擊破全印工會大會或其所屬工會及他們所領導的工人階級的攻勢失敗了。隨着經濟危機的加深，資產階級像受傷的野獸一樣，必然會更兇殘的進行攻擊，並派用起它的分崩離析的工會。

全印工會大會總書記在上月孟買大會用下列語句總結了當前人民的情緒。他說：「判斷工人及勞動人民對壓迫的反抗，舊的標準不再適用了。印度工人階級已不再被安定生活的幻

想拉回頭去，已不再懼怕政府的恐怖手段，不僅不怕它的已有入滿之患的監獄，也不怕它的不可數計的槍擊……過去兩年的經驗已經無誤的證明了，即令在空前兇殘而持久的迫害和破壞之下，印度的工人階級和它的惟一中央的戰鬥組織，全印工會大會，不論在國內及國際上，成長得更強壯了。這一個增長中的力量，正獲得越來越廣泛的支持。來自它的盟友，例如農村無產階級，城市中等級僱員——辦事員和教員——學生及其他人民的支持。」

因此，全印工會大會的前途就是從部分的鬥爭進入全印各業工人的全面鬥爭。爲要求生活的最低基本工資，爲物價高漲的充分補貼，爲職業安全及工作權利，爲工會在工廠中工作的權利，爲立即釋放所有的工人領袖，並取消所有反罷工及壓迫的法律等而戰鬥！

全印工會大會在上個月的會議中，充分了解到它的歷史任務，就是不分政治信仰團結所有工人，來爲他們的要求進行鬥爭，反對偽裝的搗亂分子。並且提醒工人，他們失敗的唯一可能，不會是由於資產階級的力量超過他們，而是德里反華盛頓政府的爪牙在他們的鬥爭中來分化他們的欺詐。

爲了他們自己，印度人民不會認識不出這些真理的。

這就是英國資產階級把政權轉交給印度資產階級的那個國家的情況。現在讓我們來看看馬來亞的情形。那裏沒有妥協的組織存在。

在對馬來亞工人和農民進行了十二個月的戰爭以後，那裏的情勢已經發展成爲英帝國主義的危機。英國政府在那裏使用了混合軍隊包括英國部隊，獵取人頭的婆羅洲人，印度東北邊疆的廓爾額人，暹羅的法西斯，以前在巴勒斯坦的警察，錫蘭先鋒隊（曾三度叛變的）隊員，以及少數土著奎士林們（註三），除了特別撥款外，英國每天要耗費三萬一千五百鎊。

全馬來亞工會聯合會從一九四八年六月一日起就受到迫害。實際這就是對所有工會運動的迫害，因爲有百分之九十一的工會，都參加了全馬工聯，剩下的百分之九，都是政府扶持的黃色工會。

下述事件可以作爲種族歧視和一九四五年英國實行重估的態勢的例子：即所有歐洲人都得到三年半日本佔領期間的欠薪；而馬來亞工人却什麼也得不到，雖然他們是對日本法西斯進行英勇的地下鬥爭的人。

工會領導了許多次爲增加工資，爲較好的食物配給，房屋和社會安全的罷工。從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七年發生的罷工超過三千次。

這些行動的經濟背景，可以從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五年物價上漲了百分之五百到六百這

（註三）挪威的黃國賊，現在指內奸——譯者

一件事實上看出來。政府頑強地拒絕增加工資的要求。理由是，這會增加通貨膨脹，最後在一九四七年七月，由於工人堅持要求，才允許按一九四一年工資，增加百分之九十二，這全然是不夠的。

英國行政當局對馬來亞人民的不買而戰的第一個行動，就是封閉工會。接着就是把男女入衆和他們的孩子大批逮捕並放逐到難以避免死亡的中國國民營區。

據最近統計，二千三百人就被這樣放逐（包括生在馬來亞的中國人和印度人）七千人被捕未加審訊。今年年初，五百個村民一下子就被捉去放逐。警察承認犧牲者都是老年人，祖母，婦女，兒童，因為十五到五十歲的男人在被包圍前就已經逃跑。其餘的人認為他們沒有逃避的必要。各家限一小時內包裝好他們的家私。且據英商「海峽時報」的記載，連嬰兒都按了手印，這樣在放逐以後，他們就永無回來的可能。

英帝國主義要留在馬來亞的動機是很不難找到的，在橡膠，錫兩項主要產業中，英人投資達六千八百萬鎊，並且英國的業主壟斷了鐵，錳，棕櫚油等業。英國在馬來亞的各種投資，據估計為一億鎊，利潤則比起投資來簡直不成比例。馬來亞為英鎊集團所賺的美元，甚至比英國本身還多。

曾多次企圖設立對抗的總工會，但都失敗了！

著名的工會領袖中，被英國人殺害的有加納巴登先生，其「罪名」爲携帶槍械；和曾任工會主席的維拉西楠先生。

雖然在壓迫與殺害的巨浪下，今年三月新加坡橡皮裝包工廠一千以上的工人舉行罷工，抗議將他們的工資從二十五先令減到二十三先令。

英國對馬來亞人民所進行的戰爭甚至找不到一個當地的奸徒可以捧爲民族領袖的來作辯護。他們連一個可以把他套上假裝尊嚴的面具來遮羞他們的真面目的人物也找不出來。很簡單，它就是一個公開的帝國主義者對殖民地人民的戰爭，進行着爲研究英帝國主義歷史者所熟識的一切殘暴——焚燒家屋，圍攻無辜人民，散播無恥謊言以作宣傳，吹噓高尚道德爲其宗旨，搬弄憲法，並滑稽地限制了選舉權來搞選舉。

馬來亞指證了英國政府所撰「帝國主義已經死亡」的故事只是謊言。對於所有殖民地人民，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實例；表明當帝國主義國家的資本家利益受到威脅時，這些國家仍然準備着這樣來幹。

過去四年中，越南和印尼也存在着類似的情形，在這兩個國家中，最先抗拒獨立運動的是英國軍隊，因爲那時法荷帝國主義者還不能夠派遣衛戍部隊。最初越南荷印的人民接受了

英國駐軍，因為他們是社會民主政府的軍隊，並且「社會主義」叫喊得很響亮。他們贏得了新的威信，也因為英國工會工作者坐上了國會工黨的席次所發生的影響，印尼人民才準備如他們所曾信任的那樣「信任英國人」。但是當世界工聯號召援助印尼時，西特林——他現在是勳爵，過去則是狄根在世界工聯的前任——却在支持政府，這政府正兇殘的進行戰爭以粉碎在東亞有一個可以作其他殖民地榜樣的獨立國的可能。

他利用他和我們的關係來支撐英國對印尼人的威信，和我們坐在一起的西特林，當他對我們的原則宣誓效忠時，他的手上是沾滿鮮血的。當地濫發援助的空調時，貝文——在英國工會領導中他是西特林的前任——却已經給了幫助荷蘭在印尼恢復主權的極具體的允諾。

同時蘇加諾和哈達——印尼的領袖——却只等待着和荷蘭人做能給他們充分地位以滿足他們私慾的交易，不替對人民的後果是怎樣。這就是現在他們所已經做的，我們看得很清楚，當荷蘭人達到目的以後就會把他們清算掉，這一事實並沒有改變這個情況。

印尼工會團結了將近一百廿五萬的會員。現在它們是在半合法的情況下，大多數的領袖都因為哈達政府的行動而被關在監牢裏。越南的法國佔領區中也不允許工會自由行使職權。

緬甸的情況在某一眼度內是不同的，因為現實主義者的英國人很瞭解（就像在印度一樣）他們在一九四五年已不能用公開統治來保持這個國家，所以他們就試用別的方法來掌握

它——通過那同一類型的機會主義者，這些傢伙先支持日本人；後來當他們覺得自己比較強了，而日本人的失敗已很明顯，他們就幫助自己了。今天雖然由英國特務支持的封建分子仍企圖利用種族歧視來煽動叛亂者，但是工農羣衆却已和進步運動聯合起來了。

全緬工會大會在公務員，英商煤油廠和其他產業工人中號召了幾次罷工以保障工人的利益。這些罷工都受到英國軍官指揮的緬甸軍隊的野蠻壓迫。從一九四八年三月總書記被捕以後，這裏的工會現在亦已成爲非法。

這些事件的教訓對我們全體都有最大的重要性，我們必需從工人階級的觀點——這就是我們大家的共同觀點——來認清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或右翼的工會領袖終久都不會是工人可以信賴的朋友，而只有我們自己的努力，經過一個時期以後才會結出果實來。

在離開亞洲問題以前，我還提到兩個現在不受人注意的國家。

在印度的東北蟻伏在喜馬拉雅山脈中，有一個尼泊爾國，那裏是英國炮灰的儲藏所，廓爾喀軍就是從那兒招募的。

戰後在亞洲解放運動的衝擊下，尼泊爾國內的政治覺悟迅速增長，人民要求公民自由，民主權利和廢除封建貴族制。一九四七年在比拉特納加一個工人階級的組織建立起來了。同

年四月，工人發動了有史以來的第一次罷工。他們要求更好的生活和工作條件，這一罷工燃起了一個真正的羣衆運動的火花。

由於它的戰略地位，尼泊爾從一九四七年起已爲美國特別注意的對象。美國和尼泊爾訂了貿易協定，有許多的美國工程師和科學家來到這個國家，並且有人報導說尼泊爾整個西部以三十年爲期租給一家美國公司。

這是一個偏僻的國家，但帝國主義並沒有放過她，而她的人民也沒有錯過從他們的南部毗鄰的鬥爭和北方中蘇的偉大榜樣得到學習。

另一個國家比較大比較開化，但因爲它不是像馬來亞那樣富庶的國家，因此英國發動的迫害也不像那樣猛烈，不過那裏仍然有着一部鬥爭的歷史，並且隨着政治覺悟的增長，這門爭在今天也包含了數目愈來愈多的工人和農民。

那裏沒有工業，而兩種主要產品中，利益很厚的茶園的百分之八十，和橡膠園的百分之六十爲英國人所有，全部銀行，保險和國際貿易也都是英國人控制的。

那裏有七十五萬自印度移居的工人，他們（像馬來亞的華僑一樣）被英帝國主義者送到錫蘭，英帝國主義者積極勾結錫蘭和印度的資產階級對他們加以剝削，並被放置在半奴隸的

地位。他們從不能賺到足夠回印度的路費，他們被判定終生居住在以「苦力線」著稱的營房內，且不能邀請任何人到他們住的地方，甚至連一個工會的代表也不能進入。如果他們被莊園開除，那麼根據當地的法律他們必須在二十四小時內搬家。

這些工人現在開始組織在世界工聯領導下的真正工會。

工會正在為反對移民工人不得享有公民權，而英國業主反得享有公民權的立法而進行鬥爭。工人現在只要有關當局決定就可以被驅逐出境。

錫蘭政府甚至比倫敦政府還更反動。它近來以政治立場作為理由，拒絕蘇聯政府以高於時價的價格購買全部橡皮存貨的提議。自此以後，由於華爾街操縱價格，橡皮價格便低落了，橡膠園工人數量也因僱主聯合會和政府的協商，擬將工人減少百分之四十以節省工資支出，而其餘百分之六十工人的工作担負自將隨而增加。

男工平均工資是一盧比五十分（合二百里爾）女工則為一盧比（一百五十里爾），而一瓜脫牛奶或一磅米或一磅麵包却要六十里爾。武裝警察被用來威脅和拷打工人並以大批的逮捕和大規模的放逐來破壞種植場上的罷工鬥爭，種植工人的子女只有百分之五十受到學校教育，而這些學童每五百二十人中只有一個教師去教他們。

錫蘭工會聯合會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組織起來的。它是這個島上第一個真正的工

會。在戰爭中以及在戰後錫蘭的工人和農民都受到紅軍及蘇聯人民的英勇成就的感召，錫蘭反帝力量的發展使英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當地資產階級的領袖們感到驚惶。民族資產階級政客就和英帝國主義陰謀勾結。當分享政權以求保障他們的既得利益的談判正在進行的時候，這個島上爆發了總罷工，一半是由於經濟問題，一半是爲了保衛過去（現在也仍然）沒有全部工會權利的公務員。

警察向示威者開槍。緊急立法授與英國總督及其警察以絕對的權力。在五個星期的英勇反抗之後，由於那時在公社組織的反動領導下的種植工人沒有能支持他們，工人便失敗了。接着是殘酷的迫害，而現在還在研討更進一步的鎮壓立法。

所有英國的特權階級都享有特殊立法的保護，英國人在錫蘭有着陸，海，空軍根據地，美國的勞工隨員和海軍武官很活躍，大規模的建築工程正在德林可馬立巨大海軍基地進行着，這基地在戰爭中是用來代替新加坡的，現在帝國主義很明顯的仍然是這樣想。

外表上，這些建築工程是爲了灌溉和水電計劃——可是它們却是在極端秘密中進行的！一個英國的勳爵被選作錫蘭新軍的總司令。

經濟上，國民總收入正迅速減低，英鎊結餘已近枯竭。

像在戰後所有殖民地的行政當局一樣，英國工黨挑選出來攫取權力的人都是黑市市儈，

戰時利得者，封建地主，和其他積累了大量新財富的犯罪的社會公敵。他們對於本國所遭遇的多方面的問題現已感到無法解決，對於外國資本正是歡迎不暇，在他們的暴利熱中之下，不願將來也不願一個健全的經濟所需的企業。他們很快的和外國資本家組織聯合企業來「榨取人民」。

這就是奴役亞洲的各個階段。

要沒有提到工會的分裂者，這幅畫圖不會是完全的，而在行動上，他們的確是工會的分裂者。

六月十九日在日內瓦有集會的印度，中國，錫蘭，菲列賓，印尼，工人階級的叛徒，宣稱他們正在組織所謂「亞洲工會聯合會」。

這個聯合會孕育在一九四八年七月國際勞工局在舊金山召開的第三十一屆會議上；而於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九日誕生在日內瓦麗居蒙飯店金碧輝煌的大廳中，這樣的誕生而假託是「亞洲的」，就不能不是流產或者是怪物。

這裏面沒有從中國解放區，越南，蘇聯各亞洲共合國，緬甸，印尼的戰士中來的代表，也沒有印度的歷史鼓吹，和更具代表性的工會代表——這不過舉出最明顯的遺漏。日本，巴

基斯坦，和土耳其的代表被拒絕提名到臨時委員會中或被拒絕採取任何決定。因為他們沒有委託書，其餘十三人有五人來自印度的御用工會，兩人來自中國的蔣管區（够諷刺的，其中之一是代表上海的電話工人），三人來自伊朗，另外一人從荷佔印尼來的他承認自己沒有代表的地位，從菲律賓來的兩位則承認他們只代表他們國內工運的一小部分。

這個所謂聯合會不僅不能代表亞洲，並且根本不能代表亞洲的任何國，它只是一幕滑稽劇。

但尼赫魯政府却認為經由官方機構向世界宣佈這組織的成立是合適的，這不僅證明了這聯合會的奴隸性，並且也證明了尼赫魯政府偽裝進步，所將墜落的深度。

讓我們簡短的從亞洲討論到非洲當前的情況。

奉獻給非洲人民的遠景是史無前例的榨取。美國人踏進來幫助較老的帝國主義，馬歇爾計劃的基金將被使用到這裏來。特別被注意的就是比屬剛果的鈾礦，他們將給以財政「援助」以進行剝削。

與這些經濟措施並行的就是行政措施的採用。早在一九四六年九月，六十三個非洲首長被集合到倫敦的一個會議來接受殖民部的命令。一九四九年六月在二次四十個英國殖民地的主要行政官吏的會議上，討論了以加速與增加他們殖民地中生產為目標的計劃。

在法國殖民地中，行政當局完全是殖民家獨佔企業的代表。關於這一方面你們可以從勒里普同志那裏聽到更詳細的報告。

我只是來鄭重指出帝國主義列強『經濟計劃』的實現就意味着把非洲生活的根完全拔掉，而不用任何東西來代替，因為這些計劃完全不考慮各該國經濟的發展對當地居民的命運，更遑假裝的注意都沒有。

工人階級的人口在已經存在的地方將生長起來，一個工業無產階級將由原先是農業榨取區域中被挖掘出來的農民所構成。所有這些變動將產生財富，——但不是爲了非洲人。相反他們將更進一步的墜入貧困；而殖民主義者的紅利將過分地膨脹。

面對着這樣的前途，非洲人不能沒有反應，世界工聯將不再漠視這個人類悲慘的巨大問題。

非洲在行進中：舉幾件事來說，最近北非，法屬赤道非洲，剛亞，深西巴，布拉瓦約的罷工，黃金海岸的革命就都指向着他所行進的道路。

工會已經在完成它保衛工人的歷史任務。世界工聯必需儘最大努力使得他們能不受阻礙的，並且在工人自己的控制之下不受英國殖民地所謂『勞工傾向』或法國殖民地高級行政官吏的干涉完成這任務。這些傢伙企圖使工人的組織脫離真正鬥爭。

世界工聯必須繼續爲反對種族歧視而鬥爭，這乃是非洲的最尖銳問題之一；並且要繼續證實留在廣大區域的強迫勞動。爲了實施在倫敦及巴黎所採取的決議，世界工聯必須支持已經在非洲出現的強有力的民族解放運動。

第一步是一九四七年在達喀爾舉行的輝煌的全非會議所採取的。那完全代表二十一個國家的全國性工會的六十位代表草擬的一個可以適用於所有殖民地國家的計劃大綱，它已在『工作總報告』中印出來了。

對於南非的特殊情況也必須加以注意。在那兒工會運動及一般工人階級必須面對着漸見縮小的法西斯性質的條件，在事實上如委員會引用的名稱所表示的那樣，它的目的就是準備『合法的』壓迫工會，並且與希特勒的理想相符合的，按照納粹的模型來組織『勞動陣線』，現任總理就是希特勒的虔誠門徒。

南非工運正在危急之中。政府準備公開干涉各工會聯合會及全國性工會的事務。

因此世界工聯在南非聯邦的任務就是幫助有色工人組織起來，去爭取他們艱苦生活的改善，運用團結的力量來反對種族歧視。這種歧視分裂着工人階級，因而只是有利於統治該國的礦主及強大的金融集團。

總結這一報告，帝國主義在今天的政治地圖可以描繪如下：

在亞洲，以及在非洲（程度稍差）被奴役的人民基本上都從直接殖民地地位走向間接的——這就是說，他們的內政由在一切重要問題上都要聽從戰爭集團的當地資產階級處理。對工人階級來說，這絲毫沒有改變他們的經濟或社會地位。

帝國主義為保存帝國的最後立足點，已不得不和封建地主，戰爭中的暴富者和黑市市偷這一批最壞的反社會分子分享權力。

面對席捲一切非社會主義國家的『資本主義總危機』所產生的經濟和社會問題，這些反動派就向他們的美，英主子尋找幫助，並準備加入大西洋及太平洋集團的一切戰爭計劃，來攻襲蘇聯，東歐新民主國家，和解放了的中國。

面對着他們本國人民的覺醒，他們必不但對外國資本屈膝，並且還對他們本國人民進行大規模的迫害和恐怖，他們正準備，並且實行將重担轉嫁到工人的背上。直接和間接的削減工資，增加工作負擔，延長工作時間。合理化以及增加工作效率的運動引致千百萬人的失業——這就是他們的政策的果實。

所有這些預告着將來的壓迫會比我們迄今所目睹的還要殘酷。

這就把我引到演說的中心點。同志們，允許我在結束時作一個莊嚴的呼籲。

在巴黎第一屆代表大會上，我們建立了世界工聯的機構。我們訂立了廣泛的政策，並且會向人類的成就與進步的最高理想致敬禮，我們已有了許多成就，但同時我們還有許多迫切問題沒有解決。目前還存在着意志萎靡，而在困難及不愉快的情況下延緩行動的趨向。鎮靜與妥協造成了窒息的空氣。

我們沒有能清楚認識我們正處在階級敵人進攻的邊緣，結果在他們發動攻勢時我們沒有好好的準備。

我們的敵人已經全部武裝起來，並且對所有附屬國家都已準備採取行動。

我們沒有能認出我們的潛伏敵人，也沒有十分清楚的發覺另一個敵人，在我們自己的行列內散播分裂，製造困難。

今天，我們知道了我們的敵人，東南亞，非洲，南美，甚至歐洲的工人都永遠不會再將敵人與他們的朋友混淆起來。我們必須永遠不再給惡毒的分裂者和只作空談的偽善的機會主義者以國際上的立足點。

他們已經在準備將他們的分裂活動傳播到亞洲來。美國勞聯的代理人，歐文·勃朗，正和馬哈拉甲們（即印度封建貴族）曼大林們（中國封建官僚）蘇丹姆（回教國王室）聯合起來以動員組織一個所謂的『亞洲勞動陣線』。

世界工聯將在今年下半年召集亞洲工會的區域會議：已參加工聯與未參加工聯的工會都將被邀請。

讓我們確定今後不再允許任何東西阻礙建立一個真正的有力的組織足以解決殖民地人民的迫切問題。

最後我要向世界各國工會領袖呼籲支援亞洲人民，因為他們正處在工人階級對國際反動力量的戰鬥的前線。我們要求你們記取這一教訓，即『我們的鬥爭就是你們的鬥爭』；對亞洲的壓迫就是對先進國家生活水準與自由的威脅。

我勸召你們用你們所能採取的一切方法來支持我們的戰鬥——因為它也就是你們的戰鬥，我們需要更多的行動，像澳洲碼頭工人拒運軍用物資到印尼那樣的行動，我們需要積極的戰鬥的團結，使我們這個七千萬人民以上的強大國際成爲世界力量的生命體。

今天，我們目睹強大的中國人民震撼着帝國主義的基礎。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正在向前邁進，建立着各國工人所驕傲的社會。

但帝國主義者並沒有呆着不動。每當我們得到新的勝利，他們的野蠻也跟着增加。讓我們準備好來對付他們，讓我們團結在一起和他們戰鬥，把自由，安全與和平帶給一切人民，這種自由安全與和平無疑地將是未來各代生而具有的權利。



全世界經濟發展起點

7
0

基本定價：5.50